

American Pie

美国派

文 / [美国] 亚当·赫茨

译 / 李小刚

内景 吉姆的卧室 夜

摇拍卧室的一部分,我们看到随处乱扔的衬衣、裤子、袜子……还听见——电视里色情时尚节目(电视的声音):哦,是这样。宝贝儿,你太棒了。

吉姆(画外):是的,宝贝儿,我是最棒的。

现在我们看到了电视机……但画面不清楚。或者,更准确地说,画面上加了干扰效果——屏幕上像有一根根卷轴依次而过。就是所谓的条状信号。我们只能依稀看到人物动作——

尚未入画的吉姆(继续):……哦——真够劲儿,真够劲儿……

正如绝大多数高中生知道(只是很少有人承认)的那样,这很可能是在收看付费电视,只是画面是加了干扰的。只须稍加想像便知画面上充斥着什么。镜头后拉,我们看到了吉姆——17岁,个子不高,欲火中烧。

色情时尚节目(电视的声音):给我!快给我!

吉姆:哦,好的,宝贝儿,我这就给你。

这会儿的吉姆,全部心神都放在那

个模糊不清的“宝贝儿”上。我们倒可以看看他的周围。床侧,是一台多媒体播放器。“选择模式”被定在“性”这一档……一本毕业班年刊,翻开的是“女子游泳队”部分……吉姆的另一侧是一部词典,打开的这一页是“阴道”词条,附有一幅很大的图示。

色情时尚节目(电视的声音):你不喜欢我这性感的身体吗?!

吉姆:我喜欢,宝贝儿。我喜欢。

他着急忙慌地四下里趑摸……从地板上抓起一只圆筒短袜。

色情时尚节目(电视的声音):你是个大家伙!

吉姆:唔,你说的太对了。

色情节目录制现场(深沉的男声):哦呼,跟我说你是个贱妞儿!

吉姆已经受不了了。

色情节目录制现场(男声继续说):哦,你是个烂妞儿,真烂!

吉姆:可恶,快闭嘴!

突然,随着连续几下敲门声,吉姆的妈妈进来了。吉姆急忙用枕头把词典和自己盖住。吉姆的妈妈显然没注意到他在干什么——

吉姆的妈妈: 嘿, 吉姆。我来祝你做个好梦。

吉姆: 呃, 好的, 妈, 晚安。

吉姆的妈妈(向他探过身去): 来个晚安之吻。

厌烦的吉姆很不情愿地给了她一个吻。吉姆的妈妈转身要走, 注意到了电视。

吉姆的妈妈(继续): 信号这么不好吗?

吉姆: 就是。什么破有线电视。正赶上我有一个特别想看的自然节目。

色情时尚节目(电视的声音): 干我对, 就这样!

吉姆: 啊

他急忙用遥控器变换频道, 结果音量反而更大了。

色情时尚节目(电视的声音): 哦把你的大炮架

吉姆的妈妈反应过来, 吓得吉姆魂飞魄散, 惊恐万分 ——

吉姆(呛噎着): 准准是出故障

吉姆的爸爸进来。

吉姆的爸爸: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吉姆: 什么事也没有!

吉姆的妈妈: 我看, 他是在收看某个非法的频道。

吉姆: 天哪, 妈! 哪儿有什么非法的? 那是付费的。电视频道怎么可能是非法的?! 天哪, 搞搞清楚!

吉姆的爸爸: 詹姆斯, 别跟你妈那么说话!

色情时尚节目(电视的声音): 弄弄

这多毛的

吉姆的爸爸: 快把这污七八糟的关上! 把那个给我!

吉姆的爸爸伸手去抓吉姆放在枕头上的遥控器。枕头被掀掉了 —— 露出大幅的阴道图示, 已褪下短裤的吉姆, 还有那套着短袜的战略重地。

吉姆的妈妈: 哦, 我的上帝呀!

吉姆的爸爸: 亲爱的, 何不让我来处理这事。

他把妻子推出屋门。吉姆的爸爸戳在那儿, 面对半裸的儿子。可怕的、难堪的困窘。一阵长长的, 紧绷绷的静默。

吉姆的爸爸(继续说): 耶稣基督啊。词典? 见了鬼了, 儿子, 我还应该给你买些下流杂志来。

吉姆的爸爸摇着头退了出去。吉姆张着嘴巴坐在那里, 羞愧得无地自容。

色情时尚节目(电视的声音): 哦哦, 打我的屁股, 爹地, 打我的屁股!

外景 大瀑布城东 白天

我们在城区边上看到一辆本田阿科德牌小客车驶来, 车身招牌上写着: “欢迎来到密执安州大瀑布城东 —— 一块值得前往的宝地。”

外景 学校门前 白天

学校正门。驾驶阿科德的凯文是个脾气好, 长相也好的应届毕业生。搭车的薇基 —— 漂亮、聪明、自信。她拿着一个又大又厚的信封, 回邮地址上“范德比尔特”几个字赫然在目。

凯文: 信封够大够厚呀, 薇基。你入选了。

薇基: 你这么认为吗?

她撕开封口。拿出一张课程一览表，各样的表格，她把一纸信笺递给凯文。

凯文：“亲爱的休斯小姐。我们很抱歉，但已把你列入今后几个月的待选名单，现决定拒绝你的申请。随信附上一百页彩图小册子，说明拒绝你的理由。”

薇基：凯文，别开玩笑！

凯文：你被录取了。

薇基激动地尖叫起来，就像披头士音乐会上的女歌迷。然后她开怀大笑，给了凯文一个热吻加拥抱——

薇基：我爱你！

她把凯文抱得更紧些——而他看似沉醉，实则是在敷衍这个拥抱。

外景 大瀑布城城东高中 校园
上午

吉姆碰上了克里斯·奥斯特里切尔——“奥兹”——有着橄榄球运动员身坯的趾高气扬的高年级生。他正用兜网球杆的兜网在耍弄一个球。

奥兹：非法频道？胡扯，要真有什么非法频道的话，女性频道应该算一个。什么提供终生受用的连裤袜之类的。

吉姆：说得对——嘿，昨晚看电视里的小美人鱼了吗？那个精灵，唉呦。

奥兹：她只是条美人鱼，爷们儿。

吉姆（面露得意）：是的，奥兹，可她上了岸就不是了。

奥兹：那她也是个卡通，爷们儿。

吉姆：一个性感的卡通。

奥兹：有没有你看过之后不起性的？

吉姆：你是说电缆卫星网？

内景 城东高中 中央大厅 白天
吉姆和奥兹，现在凯文也加入进来，

一起往走廊里走。奥兹把球抛出去，等它从柜顶弹回时又把它抓住。凯文心不在焉地说着刚才让他受惊的事。

凯文：然后她说——她爱我。

奥兹：哦，别扯了，爷们儿，全是片儿汤话！

吉姆：那你说……

凯文：啥也没说，只是回抱她一下。

吉姆：你觉得她是认真的吗？

凯文：不好说——跟她说“我爱你，奶奶”或“我爱你，范德比尔特”没什么两样。

奥兹：别抻这茬儿，稳住，也许她再也不提了。

内景 城东高中 高年级生锁柜处
白天

一行人从多克斯乐队一帮人身边走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米雪尔，她正骄傲地擦拭着自己的笛子。

米雪尔：咱们今天在乐队里干点儿什么呢？非得循规蹈矩地奏咱们的乐器吗？咱们应该反着来！那才有趣呢！

多克斯乐队的人都笑了，纷纷表示同意，一个个反拿着乐器“胡乱地”演奏起来。男生们吓了一跳。

奥兹（对吉姆）：你们的拉丁文作业都做了吗？

吉姆：没有——凯文，你呢？

凯文（受到冒犯似的）：别提这个。（语气转和）咱们都会出息的，咱们都有学上。我掐算过了——我各门都是C减，这有什么区别呢，密执安大学，我来了。

内景 大瀑布城高中 中央大厅自
动点唱机旁 白天

薇基正和她的朋友杰西卡说话,从点唱机里点了一首流行歌(《我们正在中西部,伙计》)。

薇基:范德比尔特离密执安大学又不远。

杰西卡:也是。

薇基:怎么啦?我们都有车。

杰西卡:话是这么说,可是别生气,这说的是高中毕业以后的事,长时间不在一起的关系,你和凯文现在还不能做。

薇基:那不是我们要在一起的原因。

杰西卡:那你指望他跑到范德比尔特去干吗?送你点儿饼干牛奶什么的?

薇基:杰西卡!他是为看我,我去安阿伯也是为看他。等他和我都准备好了,是会有性事。那将非常完美。我要的是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间,合适的火候。

杰西卡:薇基,这不是发射航天飞船,这是性。你打算来一篇数理化科学报告吗?

薇基(像是受到了冒犯,也像凯文那样):别这么说。

内景 大瀑布城东高中 高年级生锁柜处 白天

凯文、吉姆和奥兹仍在沿着走廊前行。保罗·芬奇,举止古怪的纨绔子弟,正坐在长凳上。

吉姆:咱们的人在那儿。

凯文:芬奇,拉丁文作业做了吗?

芬奇:Non habeo. Canis meus id comedit. (拉丁语:没有。吾犬之来至。)

刚到的几个面面相觑。一时无语。

凯文:就那么个意思吧。

有人一路咋呼着从走廊跑过来。这

位直奔奥兹撞去的是史蒂夫·斯蒂夫勒,轮廓鲜明,纨绔子弟,疯疯癫癫,呆头呆脑,比起奥兹来,有过之无不及。和先到的这几个又有不同。

斯蒂夫勒(狂呼乱叫):情爱大师!!

奥兹:斯蒂夫勒!!

斯蒂夫勒全力扑向奥兹,给他一个熊一样的拥抱——

斯蒂夫勒:天黑了去晚会吗,奥斯特里切尔,你这骡驴?

奥兹:那要看我的妞儿愿不愿过去。

斯蒂夫勒:那个低年级妮子?

奥兹:不,那个我给发出去了。我正弄一个新的。

斯蒂夫勒:是啊是啊。我倒有个新主意。你们这帮家伙别老这么云山雾罩的,什么时候真刀真枪地干上一回。

奥兹:爷们儿,早练过了——她是在校大学生!

斯蒂夫勒:别牛了。哪儿的?

奥兹:她在我爸的店里打小时工。

斯蒂夫勒:哈!得啦,奥兹,我看你爸在她店里干还差不多。

奥兹:爷们儿,没影儿的事。

凯文:真的,斯蒂夫勒。他爸是经理。

奥兹点头,想回避这个话题。

斯蒂夫勒:嘿,伙计,我不是说着玩的。我印象太深了。我是说,“1英尺或6英寸长,白色或者淡黄色,”对老手来说,这是严肃的戏言。

奥兹发出一阵嗤笑。

凯文(半开玩笑地):斯蒂夫勒,你可不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斯蒂夫勒:迈耶斯,你和薇基怎么样



凯文：什么？不会是《圣经》吧？

凯文的哥哥：哦，不是真书名，我们都这么叫它。

凯文：它能告诉我怎么性交吗？

凯文的哥哥：你知道你的问题吗？算了，你还没准备好。

凯文：没准备好

什么？

凯文的哥哥：唉呦，你快给我拉倒吧。祝你晚上交好运吧。

内景 热狗店 午后

一个以怀旧为主题的小聚会。播放着与主题不搭调的经典摇滚乐。凯文、奥兹、吉姆和芬奇围坐在一个小桌旁。他们正津津有味地咀嚼着带辛辣调料的热狗，桌面上，热狗堆成了一座小山。

凯文：你们听说过《圣经》之类的东西吗？

奥兹：听说过，在教堂，爷们儿。

吉姆正在翻阅一本大瀑布城的周报类读物。

吉姆：哦，这儿有个好玩的：“富有魅力的白种单身女人，情趣高雅，心态年轻，寻觅外出伴侣。”好哇……“富有魅力”……丑八怪。

奥兹：“情趣高雅”——愚蠢透顶。

凯文：不公开年龄，加上“心态年轻”，等于年老。

吉姆：不，“迷人”是老。“老而又老”是真老。“心态年轻”就是死了。

啦，到底？从返校节开始你们就一起外出，她还是只给你吹喇叭吗？真是瞎耽误工夫。（语气转和）那么，好吧。晚会上见喽，诸位。我会到不打炮区找你们的。

在场的人都太拿他的话当真了，一时无言以对。斯蒂夫勒临走时的奚落更伤了他们的自尊心。

内景 凯文的卧室 白天

凯文在打电话。衣橱旁挂着他的小礼服。镜头切换为凯文的哥哥，他——25岁，正在前往加利福尼亚旅游途中，用手机打电话——

凯文的哥哥：你打电话来就是问我怎么性交？

凯文：不然怎么办，打给爸？我连他的号码都不知道。

凯文的哥哥：打他娘的976不就结了。

凯文：唔，好吧，但是……我本想你可以给些忠告，兄弟之间的那种。我是说，今晚，她有可能，我们真有可能，这是个机会……你知道的。

凯文的哥哥：没听说过“圣经”吗？

芬奇：也许你该认真考虑一下，应征其中一个广告。

吉姆：芬奇，你和快死的疯女人约会最合适。吃你那该死的假热狗吧。

芬奇（模仿电视上变魔术的）：这不是假不假的问题。超级狗拿掉热狗产生更好的狗。瞧——超级狗，没有狗。

芬奇展示热狗的横切面。全是辛辣调料。众人反应过来，再次受到愚弄。

凯文（看看手表）：好啦……我预计到达的时间是9点。5分钟后喝上啤酒。

吉姆：你能粉碎斯蒂夫勒的预言，对吗？

凯文：那好说。（拿出几支口香糖）清洁口气。

他递给每人一支，自动略过芬奇，后者从自己兜里掏出小小的饭店用瓶装斯科普牌漱口水。用它漱了漱口，然后吐进自己的饮料杯里。

奥兹（厌恶地）：爷们儿，你能不能别这么干。

凯文：你今晚是不是有了什么锦囊妙计，芬奇？

芬奇：瞧好吧，朋友。你会看到的。

奥兹把背景歌曲换成《光遮眼》（斯普林斯廷的原唱版，不是曼弗雷德·曼的翻唱版）。

奥兹（跟着唱）：“吵闹伯利碰上了卷毛沃利，问我可否需要——”

凯文：怎么播放的歌你都会唱呀？

奥兹：斯普林斯廷早期的，爷们儿，这是经典。是被低能之辈翻唱之前的。

吉姆：这是翻唱的？根据什么？

奥兹（适时跟上副歌部分）：“光芒遮

蔽双眼——像懦夫割断缆绳，夜色中又多了一个偷渡客，眼前漆黑一片……”

凯文：至少现在我能听懂他们在唱些什么。

吉姆：看，头发怎么弄才好——（把一绺头发拨向前额）像这样，要不就……（又把那一绺头发捋回去）像这样？

奥兹：谁在乎？

吉姆：娜蒂亚就在乎，那个捷克妞儿，她今晚也许去那儿。你们倒说说看，她是喜欢——（把头发拨到前额上一绺）冷而又酷的吉姆……（再把那一绺头发捋回去）还是比较放松的吉姆？

凯文：差别如此之大，我不敢瞎说。

外景 热狗店 准备时间 接前一行人离开餐馆。

吉姆：你怎么样？你是有女朋友的人，可你还耽搁在三垒上。

凯文：你知道，我压根没弄明白。这三垒是怎么个意思？

奥兹（让两只手指尖相碰）：接触，爷们儿。

凯文：口活儿该算几垒呀？

这个问题让他们颇费思量。

奥兹：游击手。你也别在三垒上待着了，因为你已经出局了。

吉姆：就算你到了那儿吧……呃，三垒上感觉怎么样？

凯文：哦，老兄，那滋味可够受的。

吉姆耸耸肩膀，尴尬地窘在那里。

奥兹：感觉像个温和的苹果派，爷们儿。

吉姆：苹果派……（接着问）麦当劳的还是家制的？

他们只是眼睁睁地盯着他看。芬奇跨上了他的小型摩托车。

芬奇：绅士们，闹宴上见。

他一路摁着喇叭开走了。

内景 斯蒂夫勒家 夜

就高中生的晚会而言，已经相当不错了。屋里人满为患，全是形形色色的高中生。音乐和激动的谈话声嘈杂一片。

凯文和吉姆在喝啤酒。在他们周围，学生们成双配对，调情卖俏。查克·谢尔曼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

谢尔曼：怎么样，伙计？

吉姆：嘿，谢尔曼。照靓妞儿呢。

谢尔曼：不错。这儿有几个优秀的，小伙子们。自信心要强，重复一遍，自信心要强。

谢尔曼开始他的全方位搜索，那劲头儿像是整个战略武器库全听他一人调遣。

吉姆：你已经有目标了？

谢尔曼：看见城中高中来的那位了吗？黑头发，皮肤浅黑的？

凯文和吉姆：没有。

谢尔曼：她就在附近。她好像对我有点儿意思。伙计们，该让她尝尝我谢尔曼导弹的威力了。

凯文：是啊，谢尔曼，看你的了。

谢尔曼：我是富有性经验的机器人，



来自时间隧道……一位幸运女士的未来将经我手而改变。

凯文：是啊，老兄，快行动吧！

谢尔曼不紧不慢地走进人群中。

凯文（继续）：没戏（摇了摇头）。

薇基到了，兴致挺高，与小伙子们会合后互致问候。吉姆一眼发现了娜蒂亚，正穿过房间向这边走来，她很漂亮，在女生里，属于出众的。

吉姆：哦，要命！在那儿呢，娜蒂亚。

薇基：你喜欢她？她的担保人就住在我那个街区。你何不跟她聊聊？

吉姆：我怎么说？

薇基：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呗。还得微笑，你笑得挺好。（转而对凯文）来吧。

凯文（对吉姆）：上。

吉姆：可是——

凯文和薇基消失在人群里——同时，吉姆看到娜蒂亚正向他走来。他慌了神儿。

吉姆（对着人群）：凯文，回来！

他回不来了。而且，娜蒂亚已站在了

他的面前。没有别的选择, 吉姆自鼓勇气, 展开一个大大的微笑——

娜蒂亚(带着很性感的口音): 你和我同上英语课, 不是吗?

吉姆微笑——

吉姆(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是。

娜蒂亚: 我想也是。

吉姆的微笑继续扩大, 近乎呆傻。

娜蒂亚(继续): 这么说你玩得挺高兴?

吉姆喉咙里挤出一个尖声。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娜蒂亚(继续): 我也是。

又是一阵静默。现在, 吉姆的表情僵住了。目光中空空荡荡。那个造作的微笑被冻结在脸上。娜蒂亚好生困惑。

娜蒂亚(继续): 呃……我要再来杯啤酒。你要吗?

吉姆说话时尽量不破坏笑容——

吉姆: 不……你……先……去。

娜蒂亚: 好吧。

她走开了。吉姆长舒一口气, 像卸下千斤重负般彻底放松了。用手在脸上胡乱摩挲了一阵, 他这时候才算明白过来——

吉姆: 哦, 活见鬼! 不! 怎么会这样!

他举拳猛捶自己的头。

外景 斯蒂夫勒家 前门处 夜

包括米雪尔在内的多克斯乐队一伙人站在门廊上。斯蒂夫勒现身于门廊, 脸上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看着她们。

米雪尔: 这儿不是有晚会吗?

斯蒂夫勒: 什么晚会? 没有什么晚会啊。

里面的音乐响起来。一只醉醺醺的手从门里伸出, 胡噜斯蒂夫勒的头。

参加晚会的人们(画外): 斯蒂——夫勒! 晚——会!

那只手又缩进门内。稍顿。

斯蒂夫勒: 去街那头那家看看。

门“砰”地关上了。多克斯乐队的人沉默了一会儿——

乐队成员: 再摁门铃。

米雪尔: 摁门铃太傻了, 直进吧。

我们听到捅锁芯的声音。

内景 斯蒂夫勒家 主卧室 夜

凯文和薇基在床上激情拥吻。

薇基: 哦, 凯文。

凯文: 你不认为……也许……咱们的关系应该再往前进一步了吗?

薇基: 今晚吗?

凯文: 对呀, 这是多么完美的一晚呀。你早想这样了, 不是吗?

景外的晚会客人甲(叫喊着): 爷们儿, 我这屁真他娘的臭!

景外的晚会客人乙: 喜马拉雅雪人也沒你臭, 爷们儿! 快去蹿一泡吧!

凯文和薇基对视了一下——

凯文: 要不就算了。

薇基的手在他后背上加点了点劲。

薇基: 别管它, 放松就好。

内景 车里 夜

奥兹坐在副驾驶位上, 正与先前提到的那个大学妞儿调情。她长得挺好看, 就是(从高中生的角度看)有点儿老。他们停车的地方是在一条流经大瀑布城市中心的河道旁。

奥兹: 迷人的夜晚, 不是吗?

女大学生: 的确是。

奥兹: 到了春天还有好的呢。像新雨的气味儿什么的。

这会儿, 她正舒舒服服地蜷缩在他身上。奥兹自信地露出了微笑——

奥兹(继续): 嘿我, 美人儿。

女大学生扬起头, 面露困惑——

女大学生: 你刚说什么?

奥兹(自信心稍减): 嘿我……美人儿?

女大学生的目光里打出一连串的问号。然后, 她尽力绷着, 不让自己笑出声——

女大学生: 什么?

奥兹试图保持外表的平静, 实际上心里已乱了阵脚——

奥兹: 呃……你知道, 我的朋友叫我诺瓦——就是情圣卡萨诺瓦的意思。

女大学生: 你还欠点儿火候啊, 老弟!

她终于还是笑出声来。奥兹有些撮火——

奥兹: 哦嗨……老天啊, 快别笑了。

看到奥兹那一败涂地的尴尬, 她收敛了自己。

女大学生: 你看, 克里斯。有些东西你还得学, 就是这样。

奥兹: 比如说?

看到他已沮丧到极点的样子, 她多少也有些歉意——

女大学生: 好吧, 怎么说呢……你应该懂得琴瑟和谐。你不应该拿调情当打球, 先定个得分点, 直接把球抛向那里。

奥兹: ……呃哼……

女大学生: 对女孩儿, 你得留神观察。不能不管她的感觉。这是一种倒数互逆的关系。

奥兹: 我数学不好。

她尽力忍住才算没有再次爆笑——

女大学生: 来吧, 我送你到你朋友那儿去。

奥兹无地自容。

内景 斯蒂夫勒家 厨房 夜 稍后

奥兹在慢慢地喝着一杯啤酒, 把刚发生的事讲给吉姆、斯蒂夫勒和另外几个人听。

斯蒂夫勒(狂笑不止几乎要扑倒在地): 你真那么说啦?! 哈哈哈哈哈!

奥兹: 快闭上你那破嘴!

吉姆: 嘿, 诺瓦, 你干得比我强多了。

奥兹: 哦, 这才真是朋友话。还有就是别再叫我诺瓦了。我是个大骗子。

斯蒂夫勒: 真值得同情。我得去给我找个性感小妞儿了。

他大步跨出房门。

斯蒂夫勒(画外, 扯着嗓门儿高叫): 嘿我, 美人儿!

奥兹一口气喝干了一罐啤酒。后悔莫及。

内景 斯蒂夫勒家 主卧室 夜
薇基随了凯文的愿……两人激情澎湃。

薇基(稍顿片刻): 示意我一下。

凯文: 好的, 别停。

她继续。又做了一会儿——凯文眼看就要盯不住了。

凯文(继续): 哦——来了!

手忙脚乱之下,薇基停了下来,凯文伸手瞎摸,想找一个容器。他就近抓起了一个啤酒罐。

外景 斯蒂夫勒家 后门廊 啤酒桶旁 夜

一只手入画,搥动唧筒的手柄。冒着泡的新鲜啤酒注入酒杯。

晚会客人甲:行了。

内景 斯蒂夫勒家 主卧室 夜
稍后

薇基正在系衬衫扣子。凯文找地方放下那个啤酒罐子,把裤扣系上。突然房门洞开。斯蒂夫勒站在门道上。一个衣架插在门的球形拉手上。

斯蒂夫勒:嘿我,美人儿!

凯文:你可真够赖的,斯蒂夫勒!

斯蒂夫勒:清账离开!请让出房间。

薇基:斯蒂夫勒,你真是个疯子。

她抓起自己的衣服,跑了出去。凯文赶忙去追。

凯文:薇基,等等!

斯蒂夫勒大笑着进了主卧室,拉着身后一位二年级女生。随手把门关上。

二年级女生:天哪,真不敢相信,这晚会上的人都这么正点。

斯蒂夫勒:不错。

二年级女生:你还把大啤酒桶搬来了,哇噻。(想起了什么)呃,等等,我把啤酒落在楼下了。

斯蒂夫勒注意到被凯文放在床头柜上的啤酒罐,拿起来递给她——

斯蒂夫勒:这儿有,宝贝儿。

二年级女生:谢谢。

她端起酒罐往嘴边送。

斯蒂夫勒(凝视着她的眼睛):你真是太美了。

不好意思但又不无得意,她放下了酒罐——

二年级女生:真的吗?

斯蒂夫勒:呃哼。

她完全相信了,但还是有点儿紧张。她再次拿起啤酒罐,送到嘴边。这时,斯蒂夫勒凑了过来,从她手中把啤酒罐拿过来,放在自己身边,开始吻她。为了说话,她躲开他的吻——

二年级女生:我也不知道该不该。

斯蒂夫勒(叹了口气):做什么?

他面露不悦之色,抓起了旁边的啤酒罐,很不耐烦。

二年级女生:你知道的,咱们今天要是做了,明天我就成了你用来对所有朋友吹嘘的那些姑娘之一。

斯蒂夫勒(很快地):那不可能。

躲避着她的目光,他端起啤酒罐喝了一口。

二年级女生(有些生气):史蒂夫!你说话时至少要看着我。

斯蒂夫勒停下来,叹息,把啤酒罐从嘴边儿拿开些,凝视着她的眼睛——

斯蒂夫勒:听着……(想了一会儿才想起来)萨拉。我决不给你编故事,也不跟任何人讲关于你的事。我保证。

他微笑着举起啤酒罐……

内景 斯蒂夫勒家 厨房 时间接前

吉姆和其他几个男生在大口喝着伏特加。

吉姆:这算什么呀?不就是和小妞儿

说几句话嘛。我应该没问题的。我口才好。学业能力倾向测验的发音测试我得了720分呢。(开始列举那些难发音的词汇) 犄角旮旯, 树影婆娑……

楼上传来一声尖叫。

吉姆(不为所动接着列举): 黄凤凰, 粉凤凰, 黄粉凤凰……

楼上一个姑娘尖叫不止。二年级女生像一阵风一样跑过厨房。她的裙子上像是有什么污迹。她拉开大门, 消失在夜色之中。一阵静默。

吉姆(嘴里一直没停): ……红粉凤凰……

内景 斯蒂夫勒家 洗手间 夜
斯蒂夫勒双膝跪地, 头扎在马桶里。

吉姆和其他几个人冲进来——

男生: 哦, 真臭。

吉姆: 耶稣基督啊, 你吃什么了?

斯蒂夫勒只管一个劲儿地呕着嗓子。凯文进来, 手擎污迹斑斑的啤酒罐。

凯文: 斯蒂夫勒, 男式海鲜杂烩浓汤的味道如何?

斯蒂夫勒呈喷射状呕吐出来。

外景 斯蒂夫勒家 后门廊 啤酒桶旁 夜

杰西卡和薇基从酒桶里接酒。娜蒂亚耐心地等在一旁。

薇基: 他很喜欢。

杰西卡: 他当然喜欢。你呢? 你和凯文的整个过程中你来过吗——还是你们压根儿没来?

薇基: 我想我来过一次。

杰西卡: 那就是没有。也难怪, 你对性心理一无所知。(开始给薇基斟酒) 你

们就没来个相互的?

薇基: ……我没试。

杰西卡: 真的假的? 你们就没来个……?

薇基耸耸肩。

杰西卡(继续): 就是穿件紧点儿的我都能来。(注意到旁边的娜蒂亚, 她把唧筒的把手让出来) 我说的对不对, 娜蒂亚?

娜蒂亚(直言不讳): 说的不错。

杰西卡(对薇基): 你看?

娜蒂亚: 事实上——我可以把我自己的独门秘诀教给你们。我也是在布拉格的芭蕾学校慢慢体会出来的。什么都不用, 只用大腿内侧的肌肉。

娜蒂亚接了一杯酒走开了。

杰西卡: 难怪她在班上凡人不理呢。

薇基深有感触地点点头。

内景 斯蒂夫勒家 门厅 稍后

凯文和吉姆在观赏挂在墙上的斯蒂夫勒母亲的照片。那是个很有魅力的30来岁的女人。

吉姆: 见鬼, 这么优雅的女人生了个斯蒂夫勒这样的拆烂污货。

这时有两位低年级生从旁走过。

低年级生甲: 爷们儿! 那妞儿是个 WYST!

低年级生乙: 什么叫 WYST?

低年级生甲: W—Y—S—T! 我要睡她!

突然, 一间卧室的门被从里面推开了一道缝儿。谢尔曼探出头来——

谢尔曼(轻声对两个男孩儿): 你们这帮家伙不想试试吗? 我要做个小游戏,

缺个伴儿。懂我意思吗?

在卧室深处,我们看到了那位城中高中的女生。在场的人目瞪口呆,谢尔曼关上门,在场的人的嘴都半张着,一时半会儿阖不上。

内景 斯蒂夫勒家 厨房 时间接前

吉姆和凯文正在下楼梯。

凯文(恼火地):真见鬼!要是让谢尔曼在性事上走到我前头,那我再也抬不起头了。

他们拐弯进了厨房。

内景 斯蒂夫勒家 厨房 时间接前

凯文:我说,其实我刚才已经做了!吹喇叭这事真不怎么着!

他突然停住不说了。薇基和杰西卡站在那里,正盯着他看。薇基拿着她的手包,一言不发,受了伤害的样子。其他男生女生都默默地看着。凯文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薇基:杰西卡,能开车送我回家吗?

杰西卡:当然。

众目睽睽之下,两个姑娘往大门口走去。

凯文:薇基,等等。

薇基:没你什么事。

两位姑娘走了。再没人说什么。凯文站在那里发呆。

内景 斯蒂夫勒家 白天

次日早晨,晚会早已结束。屋里到处都是塑料杯和各种各样的瓶瓶罐罐,一点儿没有收拾过的迹象。

吉姆脚步蹒跚地走来,耷拉着脑袋。

他被一个身体绊了一下。那是凯文——

凯文:唉哟,搞什么乱?

吉姆:对不起,我以为你已经死了。

他们一起往房间另一头走。芬奇坐在长沙发上。

芬奇:早安,先生们。

吉姆:芬奇!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你的锦囊妙计可曾施行成功?

芬奇:本以为晚点儿入场更会引人注目。(避开他们的目光)可等我到这儿了,闹宴已经结束,美女如云般散去。

奥兹溜达进来,仍然郁郁寡欢。找了地方坐下,有气无力。

凯文:好过些了,奥兹?

奥兹:我是个大输家。

凯文:知耻而后勇。

听到下楼梯的脚步声。是城中高中那位女生。她穿着一件印有“中心”字样的运动衫。谢尔曼紧跟在她的后面。看到谢尔曼和那姑娘亲密地说着悄悄话,众人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谢尔曼(断断续续):……我永远也不会忘……谢谢……

城中高中女生面带微笑。注意到众人关注的目光。只给了谢尔曼面颊上的一吻——

城中高中女生:再见。

她走了。众人惊诧不已。下巴都快掉地上了。谢尔曼一副打了胜仗的派头儿。摇着膀子从众人之间穿过。

吉姆:你做了。

谢尔曼:小伙子们,跟查克·谢尔曼道别吧。是男孩儿啊,不是男人。

众人既吃惊又迷惑。

谢尔曼(继续):我高度评价诸位肯来捧场。

凯文:我——我没听明白,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谢尔曼:这就是我的时运,小伙子们,这就是我的时运。祝你们也行大运,孩子们。

谢尔曼扬长而去。静默。这里就像因失误输掉职业棒球联赛总冠军的球队休息室。他们慢慢归座,心如死灰。

凯文:我在薇基身上下了几个月的真工夫。谢尔曼头天晚上认识这个妞儿,今天就得手了。哪儿说理去。

奥兹:根本就没有天理,我连个爽一下的机会都捞不着。到底怎么做我才能成为这样的敏锐先生?

吉姆:耶稣基督啊,咱们真得带着童身走进大学校门吗?那咱们这样的岂不成了天下第一号大傻瓜。

大家都陷入深深的思考,又是好大一会儿沉默。然后,凯文站起身来,目光坚定地面对大家——

凯文:好啦,我有主意了。但只限于咱们几个,同意吗?

大家点头。

凯文(继续):那好。实际上非常简单。咱们要达成一个协议——不,等一等,还不仅是一个协议。

吉姆:就像打个赌?

凯文:不,一个盟约。这里没有钱什么事。比任何赌咒发誓都重要。条约就这一条:毕业前,咱们都得性交。

静场。

奥兹:爷们儿,这主意还用你出吗,

我压根儿就有啊。

凯文:那可不一样。有盟约更好。想想吧,奥兹,等你走入社会了,你需要一个伙伴,是给你指定一个好呢,还是自己发现的好呢?

奥兹点头,开始领悟。凯文微笑着,双臂前伸——

凯文(继续):这就是咱们要做的,彼此照应着不能掉队。打今儿起,咱们要排兵布阵,形成合力。你打时间差,他就得和你配合。咱们……咱们……更多的我也不会说了,但是该做的咱们都得做到位。

吉姆:言必行,行必果。凯文(不理会吉姆):各自为战就是独木难成林,各个弄不成。拧成一股绳,咱们就是自己命运的主宰!

吉姆(用功夫片里的语气):他们白虎堂的功夫是厉害;可咱们青龙派一定能打败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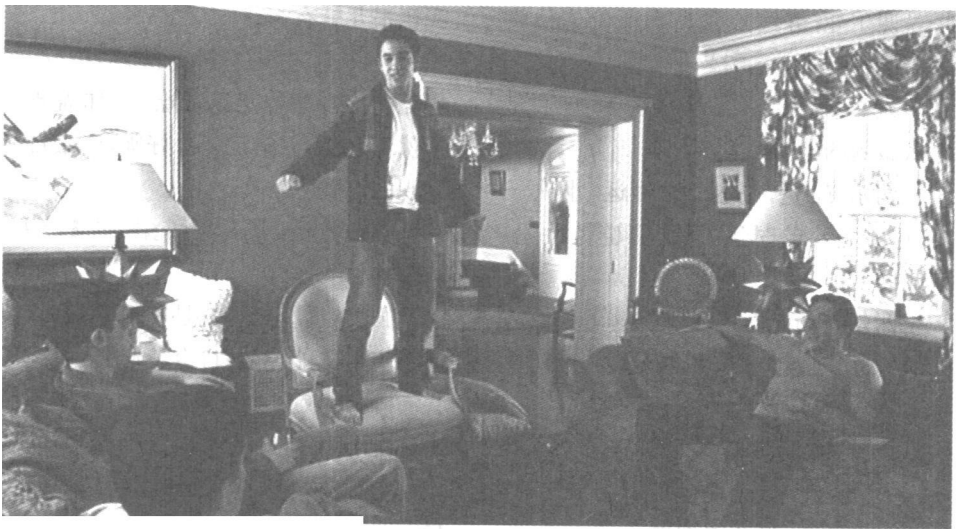
奥兹(接下吉姆的话):不分南派北派,少林大师必须精诚团结!

凯文:伙计们,伙计们——让我把心窝子里的话掏干净。现在想想吧——

他跳上了一把椅子——

凯文(继续):咱们的家伙决不再松垂和荒废!从现在开始,咱们要战斗到每个人都成功的那一天!这是咱们的节日!这是咱们施展的时间!而且,以上帝的名义,决不能让历史为咱不破童身而谴责咱们!要坚定立场!咱们一定能成功!咱们一定要干!

他从椅子上跳下来,向前伸出一只手。一只又一只,大伙儿的手擦在了一



起,他们之间的盟约就此达成!只听得一声欢呼——“呜呼”!

斯蒂夫勒(慢悠悠地从楼梯上走下来):你们这些输家在干什么呢?

欢呼声戛然而止。一把牙刷还杵在斯蒂夫勒嘴里,流到下巴颏上的牙膏沫子像山羊胡子。

芬奇:我能不能问一下,你刷牙的时候是把牙膏沫子吐掉还是咽下去?

斯蒂夫勒正要回嘴,却脸色突变,掉头跑回楼上。

内景 热狗店 白天

众人的早餐基本吃完了。热狗加鸡蛋。

凯文:注意啊,咱们在这儿说的性事是合法有效并两相情愿的。假装闹着玩的不算。买春也不行,特别是你,芬奇。

芬奇眉头大皱,一副“为什么是我”的表情。

凯文(继续):所以我认为,毕业舞会恐怕是咱们最后的机会了。

奥兹:毕业晚会最没劲了,爷们儿。

凯文:这我知道,但是想想吧,那些妞儿们聚会的晚上都会想干那事的。

吉姆:对,这都快成一种传统了。

凯文:是的。那给我们……

吉姆:距离那天还有整三周。

在座的人等全都紧张起来。

凯文:那么,好啦。这可是正式的。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他举起手中的百事可乐——

凯文(继续):为了下一步。

所有的饮料罐都举了起来。

全体:为了下一步。

众人干杯。此处,插入几个制定性事行动计划的画面:

内景 凯文的卧室 白天

凯文在翻阅黄色电话号码簿时,吉姆就坐在旁边。找到“代送鲜花”部分,凯文开始拨电话。

内景 大瀑布城城东高中 高年级生储物柜附近 白天

凯文、吉姆和奥兹正把各自的钱凑在一起，凯文收起来之后，各自散开。

内景 吉姆的卧室 夜

奥兹在看生活时尚频道，吉姆面露疑惑，奥兹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

内景 大瀑布城东高中 自助食堂
白天

芬奇打开了他的午餐包。他小心翼翼地展平一张餐巾纸，露出一个三明治，外包装已被剥去。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内景 吉姆的卧室 白天

吉姆正在摆弄一个连接着他的电脑的摄像头，体积不大，呈金球状。电脑显示屏上：“本日主题：我们做爱。”吉姆继续摆弄摄像头，电脑屏幕上打开一扇窗口出现吉姆现时的影像。他点击屏幕上的“定格”键——画面不动了，吉姆做了个并不雅观的鬼脸。屏幕上显示，“画面发送。”

内景 城东高中 图书馆 白天

凯文手捧一部《圣经》。他所在的位置是藏书区的“宗教”部分。周围是各种版本的《圣经》。搜寻结果并不理想。

内景 城东高中 自助食堂 白天

芬奇拿出一小包芥末。用剪子剪开纸包的一角。然后，像挤牙膏那样，一点儿一点儿地把芥末磕打出来，直到最后一颗芥末粒被抖落干净。

内景 吉姆的卧室 夜

吉姆坐在电脑前，屏幕上显示“你的应答者为零。”吉姆困惑不已。

内景 城东高中 高年级生储物柜附近 白天

凯文、奥兹和吉姆肩并肩地围在凯

文的储物柜跟前，让他们的背包都敞开着。凯文手里是一个大大的购物袋，他把袋子翻转过来，一大包避孕套掉了出来。他拿出一个递给吉姆……每个人的包里都有各种不同的避孕套。

内景 吉姆的卧室 白天

吉姆打开一包避孕套，好奇地审视着。

这段蒙太奇随着一阵敲门声突然结束。

吉姆(把套子往床头柜里塞)：等一等！

他打开了卧室门。吉姆的爸爸站在门口处。

吉姆的爸爸(尽量不往屋里窥探)：我能进去吗？

吉姆：能，当然。

吉姆的爸爸：你……忙着呢？

吉姆：爸，进来说。

吉姆的爸爸略显畏缩地进了门，手里拿着一个褐色的纸袋。他坐在了吉姆的床上。

吉姆的爸爸(父亲般的口吻中带着试探)：坐下，吉姆。咱们谈谈。

吉姆在他爸爸身边坐下——

吉姆：好吧。

吉姆的爸爸：这些是给你的。是父亲给儿子的。

吉姆看了看纸袋，略显局促。犹犹豫豫地，他接了过来。慢慢悠悠地，战战兢兢地，他从里面抽出一本《十佳》。

吉姆：呃……爸……

吉姆的爸爸尽力表现得像个好父亲——

吉姆的爸爸:接着看,儿子,还有呢。

更加难为情,吉姆又把手伸进纸袋。
畏畏缩缩地,这回抽出的是《阁楼》。

吉姆的爸爸(继续): 这一种主要是图片多一些。

吉姆: 知道, 爸。

吉姆的爸爸: 哦, 好吧。我拿给你看。

吉姆的爸爸又把纸袋拿回到自己手里。抽出一本《》。

吉姆的爸爸(继续): 儿子, 这就是我说的更色情的淫秽杂志。

吉姆: 爸! 我知道!

吉姆的爸爸: 你知道阴蒂是什么吗?

吉姆(从牙缝儿里挤出来的声音):
知道, 爸。

吉姆的爸爸: 这东西可不太好藏呀。

吉姆(举起手来打断他爸爸): 谢谢你, 爸。这事就交给我吧。

吉姆的爸爸: 好吧, 最好能包上书皮。

吉姆从牙缝儿里挤出几个音来, 但不知说的是什么。

吉姆的爸爸(顾自说下去): 现在, 咱们找个什么地方放这些东西, 得是你妈找不到的地方。

拿起那摞杂志, 他随手拉开了床头柜的抽屉。吉姆吓得身体僵住了——

吉姆: 等一等!

但是太迟了。映入吉姆爸爸眼帘的是一个开了包的避孕套。他的脸耷拉下来——

吉姆的爸爸(沮丧地): 另找时间再谈吧。我累了。

他把一包避孕套塞进屁兜里, 退了

出去。

内景 城东高中 荣誉厅附近 白天

凯文试图与薇基搭上话。

凯文: 你收到花了吗?(没有回答) 那诗写得怎么样?

她毫不理睬。

凯文(并不气馁): 薇基, 请别这样。

薇基: 我会看的。

她“砰”的一声关上柜门, 走开了。附近的杰西卡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杰西卡: 哦, 你很快就会把她追回来的。那很容易。她喜欢你。你要做的就是学会踩在姑娘的拍子上。你得给她她从未拥有过的东西。

凯文: 什么呀?

杰西卡: 给你个暗示。(呈陶醉于极度快感状): “哦, 好啊, 太爽了!” (变回到平常声) 懂吗?

凯文: 你是说性高潮?

杰西卡: 真聪明, 种马。

凯文: 这个嘛我很有把握地说, 我已经

杰西卡(带着权威的口气把他打断): 不, 你没有。

凯文: 可上次——

杰西卡(摇头): 不, 那不是。

凯文: 我当然是想给她这个。我是说, 你是怎么想的, 我不在乎她?

杰西卡: 你在乎吗?

凯文: 当然。

杰西卡: 你爱她吗?

他被问住了, 显得局促不安——

凯文: 我——我不知道, 你不能这么

问我。

杰西卡: 这么说吧, 你要想把她搞到手, 就跟她说你爱她。反正我就是这么被诓的。

凯文: 我可不想诓她, 杰西卡。我要是那么说的话, 非得是出自内心的才成。

杰西卡: 那就看你的了。看你想成还是不想成。

斯蒂夫勒不知从哪儿跑了出来, 上气不接下气——

斯蒂夫勒: 那个窝囊废! 你得去看看。

内景 城东高中 小礼堂 稍后

爵士乐演唱队在排练, 唱的是无伴奏音乐的情歌类曲目(比如说《像我一样爱你》)。和着演唱队的人声伴唱演唱歌词的只有奥兹一人。他唱得还算不赖, 但他的主要心思还不在于唱上, 贼眉鼠眼地一个劲往队列里的姑娘身上逗摸, 并且冲她们微笑, 还故作文雅地招招手。

凯文、斯蒂夫勒、吉姆, 坐在看台上听。

吉姆: 这可真想不到。

斯蒂夫勒: 你们这帮蠢货还不赶快给他想想办法? 真他娘的见鬼, 马歇尔教练要是看到这个, 非把他踢出球队不可。

曲子唱完。奥兹三步并做两步来到他的伙伴们面前——

奥兹: 嘿, 伙计们, 你们来探班来啦?

吉姆: 对, 我认为你唱得相当不错。

斯蒂夫勒: 我看你还得把你的球球带上。

奥兹: 小点儿声, 爷们儿。

斯蒂夫勒: 你他妈在这儿搞什么搞?

奥兹: 这儿是未被开采的资源。上眼

吧, 爷们儿, 这些演唱队的姑娘都是人间尤物。

镜头摇拍演唱队的姑娘们。

几个姑娘在收拾她们的东西, 其中就有希瑟——看上去有些腼腆, 但很有点儿聪慧劲儿。

演唱队姑娘甲: 嘿, 咱们这儿来了个没开化的外邦人。

演唱队姑娘乙: 没准他能用脑门挤扁几个啤酒罐。

希瑟: 我倒觉得他有副好嗓子。

演唱队姑娘甲(用臂肘杵杵希瑟): 去跟他说说, 也许你可以教教他认字。

希瑟摇了摇头。

镜头又转回到男生这边。

斯蒂夫勒: 就你这蠢猪还想打合唱队这些乖乖女的主意?

奥兹: 你就等着开眼吧, 爷们儿。她们对我这类敏锐型的种马特有好感。

他朝最后一个离开的合唱队姑娘挥手告别。

外景 城东高中 校园 稍后

芬奇坐在板凳上, 目光落在一张纸上, 一副了无牵挂的模样。凯文和吉姆走到他的身旁。

凯文: 这就是你的计划吗, 芬奇?

芬奇: 是。

他翻过一页, 浏览上面的篇目。冷了一会儿场。

凯文: 这样啊。那就赶紧吧。

芬奇: 呃哼。

吉姆: 你就坐在这儿喝你的咖啡?

芬奇: 穆哈产的阿拉伯咖啡。(稍顿) 实际上, 本着盟约的精神, 我还真有件小

事要请你们配合一下。

凯文: 当然可以, 芬奇。什么事?

芬奇: 无论你们听到什么关于我的议论, 只管同意就是。

凯文: 我们会听到什么呢?

芬奇: 你们会知道的。得走了。来回得16分钟呢。

吉姆: 芬奇, 难道你不觉得, 现在该是你学着在学校拉屎的时候了么?

芬奇: 你们最后一次看到学校里的卫生设施是什么时候?

凯文: 15分钟以前。

芬奇厌恶地撇撇嘴, 走开了。凯文和吉姆站在原地, 不知说什么好。一位漂亮女生走过来。

漂亮女生: 嘿, 两位。刚才那是保罗·芬奇吗?

凯文: 是的。

漂亮女生: 你们几个挺要好吧?在更衣室里见过他脱光了的样子, 对吧?

凯文: 是的。

漂亮女生: 他那个真的很大吗?

吉姆: 我不知道。芬奇洗淋浴时是穿着游泳裤的。

凯文(有点儿勉强): 不——的确是那样。他——真的够尺寸。

吉姆(来了情绪): 对, 巨型的。

漂亮女生: 哇噻。他找好舞会女伴了吗?

吉姆: 当然还没有。

漂亮女生: 不可能!

她跑开后, 一头扎进一群女生当中, 唧唧喳喳地讨论起来。看来她们都很感兴趣。

凯文(呆呆地): 这个芬奇不费吹灰之力, 姑娘们已经开始为他排队了。

内景 凯文的卧室 白天

凯文正在打电话——

凯文的哥哥(电话里的声音): 你再说一遍, 凯文?

凯文: 呃我想你也许有什么窍门之类的。让她就是你知道 (切换)

内景 寿司店 白天

凯文的哥哥用手机和凯文通话。寿司店的厨师正在往长条桌上摆放食物。

凯文的哥哥: 性高潮?

寿司店厨师抬起了头。凯文的哥哥扭过脸去。

凯文: 对。

另一位顾客(对凯文的哥哥): 这样行吗?

凯文的哥哥: 搁点儿爽口的更滑溜。

凯文: 什么?怎么搁呀?

凯文的哥哥: 啊——不是说你。我说, 你小子还有没有点儿别的?就想着怎么把你女朋友弄上床?

凯文: 呃, 也不是。我是琢磨着我觉得吧人家对我好, 我得回报。我是说, 要是能知道她喜欢什么跟我喜欢的一样, 那就好了。

凯文的哥哥: 喔, 不赖, 这话我听着顺耳。你入门儿了。

凯文: 入什么门儿了?

凯文的哥哥: 你有望继承“圣经”的衣钵。

内景 城东高中 图书馆里边 白天

凯文还在“宗教部分”转悠。他小心地四下看看,确认没有人盯着他。

凯文的哥哥(电话里的声音):最初那只是一本性手册,几个家伙在80年代初从丹麦带回来的。怎么用你的舌头之类的。每年,城东高中都有一位具备资质的学生获得继承它的殊荣。

凯文在摆放着各种版本《圣经》的书架附近跪了下来。

凯文的哥哥(电话里的声音):年复一年,阅读者将他们的心得和技巧续写上面。桩桩件件都是亲身感受。

凯文把底层的书搬开。掏出一把小刀,把隔板撬开,放到一边。

凯文的哥哥(电话里的声音,继续):你必须保守秘密,年底前把它放回去。行啦,你现在都知道了。祝你好运。

出现了一本落满灰尘的旧书。后面粘贴上很多笔记纸,原书的装订都快散了。最早的书名已变得模糊不清,有人在上面手写了“圣经”二字。

还记得印第安纳·琼斯发现那个约柜的情形吗?眼下就与那个时刻很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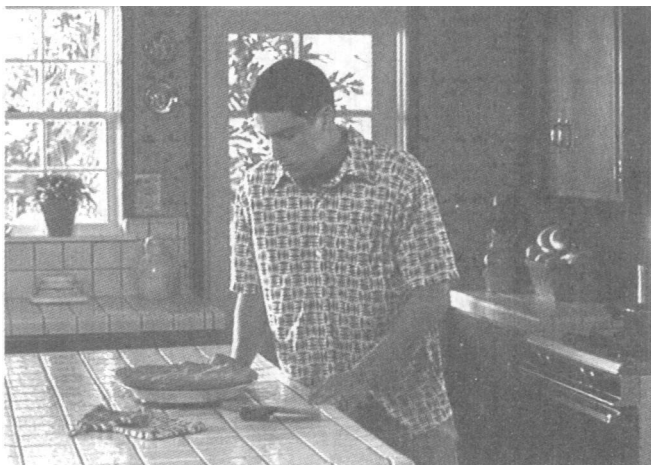
凯文小心翼翼地把它拿出来。虔诚地翻阅。全是细节的描绘。明确的示意图。趣闻逸事。手写部分的纸页上端都标有年份,注明增补的内容发生在什么时候。他翻到了最后一页。整页全是空白的。凯文的手轻抚着未着一字的卷面。

内景 吉姆的家 厨房 白天
进得家门,吉姆从肩膀上卸下背包。
吉姆(大声):妈妈?!我回来了!

没有回答。吉姆走进厨房,注意到餐桌上有新烤出来的点心。旁边有个字条:
“吉姆,你喜欢的苹果馅。我回家晚。享用吧!爱你的妈妈。”

吉姆凑上去,吸着鼻子闻它的香味儿。然后,他停了下来……随即脸上掠过一丝揶揄的笑容。

他构思了一下,把手指插进馅饼里。左边抠挖两下,右边再撕掉一个边角,先



整出一个大致轮廓。吉姆越干越带劲儿。看得出来,他的聪明才智都焕发出来了。他再低头看时,那形状有点儿像……反正不像馅饼了。

外景 吉姆的家 白天
吉姆的爸爸从车上下来,手里拿着他的公事包。

内景 吉姆的家 时间接前
吉姆的爸爸进门。刚走了两步,因为看到了什么,猛然停下。他的脸一沉,惊

骇万分——

吉姆的爸爸: 吉姆?

吉姆: 不是那么回事! (切换)

内景 吉姆的家 厨房 白天

吉姆和他爸爸闷坐着, 中间隔着张桌子。吉姆的目光集中在自己的膝盖上, 臊得抬不起头。吉姆的爸爸完全垮了。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失望……就因为吉姆还坐在他对面, 他才硬挺着。

馅饼就在桌子中间。四分五裂。呈烂糊状, 被倒腾得……不成样子。

吉姆的爸爸(强忍眼泪): 我想……咱们只能告诉你妈妈……咱们一起把它吃掉了。

内景 凯文的卧室 夜

凯文坐在他的床头, 正在读书——那本“圣经”。

如果所有学生都像此刻的凯文这样用功, 那我们这里将是一个天才的国度。他是一字一句地在研读。横过来, 竖过去, 甚至将卷面上下翻转过来, 俨然像是在辨认旧石器时代的一幅洞穴壁画。

内景 大瀑布城东高中 小礼堂

白天

合唱队正在练习一首歌曲。奥兹在唱, 看上去, 他唱得非常投入。沉迷地闭着眼睛, 那股热情劲儿, 对他而言, 是很少见的。歌曲已经结束, 而奥兹那荒腔野调的尾音儿却没能及时打住。倒也别提, 那爵士乐特有的“拟声”叠句让他这么饱含激情地一拖, 再加上他是性情所至, 由衷而发, 反正挺出彩儿的。

奥兹睁开了眼睛……看到整个合唱队, 尤其是姑娘们, 都看着他, 而且都多

少带点儿敬畏之意。

合唱队老师是个穿着讲究的黑种女人。

合唱队老师: 怎么回事?

奥兹: 对不起。

合唱队老师: 不, 很好。

奥兹: 喔, 是这样……(注意到希瑟在看着他, 他表现出很“敏锐”的样子) 他来自内心。

合唱队老师: 那就继续保持。(对大家) 好啦, 大伙都不错! 要的就是这个劲儿, 咱们将在全州比赛上大有作为。

排练结束, 希瑟走向奥兹。

希瑟: 不赖呀, 克里斯。

奥兹(惊诧莫名): 你真这么觉得吗? 嘿, 谢谢——你叫希瑟, 对吧?

希瑟: 对……我是说……你把这种鲍比·麦克费林式的技巧处理得很好。

奥兹(全无概念): 呃, 是啊, 对。(终于重新稳住神) 我想我又发掘出自身新的一面。音乐给人留下如此深刻印记。

希瑟(偷笑): 你说得对。(重归严肃) 我意思是说, 我同意, 但是……你不会像她们说的那样吧, 比如说, 拿着你的兜网球球杆或别的什么家伙什儿出去, 见谁不顺眼就……

奥兹这回真得“严肃对待”了——

奥兹: 噢, 是啊。我知道人们都是怎么想的。奥兹那家伙啊, 他不过是个兜网球选手——其实, 顺带说一句, 我也打橄榄球——以及诸如此类的……那不是我的全部。

希瑟: 当然不是, 我也不想……

奥兹(打断她): 我意思是, 人们把我

这么单挑出来另眼相看,的确让我恼火。

希瑟(特有同感):你也这么觉得?你
以为我能好到哪儿去吗?上帝呀,就因为
我不是每个周末都喝得酩酊大醉,吐得
哪儿都是,人们就会说,“哦,就是那个从
不惹麻烦的合唱队的乖乖女呀。”

没错,斯蒂夫勒就是这么说她。有
那么一会儿,奥兹已完全不拿自己当外
人了——

奥兹:是啊……多像啊,你除了唱歌
还干别的吗?

希瑟(受到冒犯):还不是跟你一样。
和朋友们四处逛逛,吃东西,你知道的,
还能干什么。(反应过来)你以为我会干
什么?

奥兹(抖机灵):我只是……意识到
我对你还一无所知。好奇罢了。

希瑟:哦……是的,的确挺好的。挺
酷。

外景 城东高中 白天

凯文步行送薇基回家。他落在后面
两步远,像是被拖着去哪儿。

凯文:我太自私了。主要是太愚钝。
简直就是个白痴。

薇基:我看“榆木脑袋”这个词比较
合适。

凯文:太对了!我就是榆木脑袋!我
是彻头彻尾的榆木脑袋!

她紧绷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凯文(继续):我一定尽力弥补。

薇基:怎么弥补?

她停下脚步,盯着凯文看。

外景 薇基的家 白天

薇基家地处城郊的幽雅住宅……我

们听到薇基那心醉神迷的呻吟声。

薇基(画外):哦……啊啊啊啊!

凯文(画外):嘘。你父母还在楼下
呢。

内景 薇基的卧室 白天

镜头框定薇基的脸,因疯狂而扭曲。

薇基:哦,凯文——别停啊!

凯文:马上就来!

我们看到凯文跪在地板上。薇基的
双腿在他身上一边一条——他的头低下
去,正在查阅床底下放着的那本“圣经”。

凯文出画,继续。薇基再度发狂——

薇基(声音有点儿太大):哦,上帝!

她伸手乱抓,拿过一个枕头。把脸埋
进枕头里,她大声呻吟——

薇基(狂乱地):呜嗷——

意识到薇基看不到他,凯文小心地
从床底下把“圣经”拿出来,放在了她的
身边。他继续按图索骥,进行下去。

内景 薇基的家 厨房 白天

薇基的妈妈正在做意大利面条。冰
箱上,放着一幅拼贴画,那是奖给薇基
的,画的是成年以后的她,还有全国荣誉
学会的资格认证书,一张成绩单。

薇基的母亲(叫薇基的爸爸):亲爱
的?上楼去叫薇基下来吃晚饭,好吗?

薇基的爸爸正坐在桌旁看报纸。他
嘟囔了一声站了起来。

内景 薇基的卧室 白天

薇基近乎癫狂。把脸埋在枕头里大
呼小叫。

凯文:薇基,嘘,你知道,你的门没有
上锁。

内景 薇基的家 楼梯 白天

薇基的爸爸正拾级而上。

内景 薇基的卧室 白天

薇基因极度的快感而扭动、呻吟着。凯文时不时地就要查阅一下“圣经”。只要是照着上面的做,可以说是无往不利。

内景 薇基的家 过道 白天

薇基的爸爸已走到卧室门跟前。

内景 薇基的卧室 白天

薇基的快感已接近顶点。她把枕头从脸上拿开,深吸一口气——

内景 薇基的家 过道 白天

薇基的爸爸伸手去抓门把手。

薇基(画外):我来了!

薇基的爸爸耸耸肩膀,转身,原路返回。

内景 吉姆的家 过道 晚上

吉姆的门开了……他本能地往后躲闪……他看到他爸爸背对着他,正在看挂在自己房间外墙上的全家福照片,他没有转身,仍然背对吉姆的房门。

吉姆:嘿,爸。你敲门来着?

吉姆的爸爸接着端详全家福照片。短暂的沉默。然后,转过身来,好像刚刚意识到门开了——

吉姆的爸爸:哦,吉姆!我正在这儿看家庭合影。是啊,拍得的确不错。

吉姆只能以耸耸肩膀作答。他也走到过道里,看那幅照片。沉默。

吉姆的爸爸(继续):儿子,我想跟你谈谈我认为你已经尝试做的一些事。

像听到死亡判决的即决犯一样,吉姆的脸一下子耷拉下来。

吉姆的爸爸(遵循已经打好的腹

稿):现在,你会在洗淋浴时、晚上睡觉时试着去做,而你也不清楚你在做什么。也许你在更衣室里听你的朋友们说起过。

吉姆的目光不知往哪儿放,只想找个地方藏起来。

吉姆:爸,求你别说了。求你。我当然知道你在说什么。

吉姆的爸爸:你当然知道,儿子,但我以为你这方面有点儿问题。其实也没什么。你那样做完全是正常的。这就相当于一种练习。就像对着墙打网球。早晚有一天,会有一个伴儿来给你回球。(停顿)你需要一个合作伙伴,不是吗,儿子?

吉姆(张不开嘴):是。

吉姆的爸爸:很好。现在,记住,先自己单打,这一点儿问题都没有。(用臂肘捅捅吉姆)我管这叫——“捋香肠!”(咯咯笑)嚯嚯,吉姆。没什么好害羞的。天哪,我都52了,我还是喜欢……我们都干这个。

手足无措,甚至有点儿恶心,吉姆只想钻回到屋里去。他重重地拍打了一下门框,蹿进屋内,“砰”地把门关上。停顿了片刻——

吉姆的爸爸(仍在过道,继续):可怜的家伙还以为只有自己这样。

外景 足球场 白天

用足球场的部分场地辟出一个兜网球场。城东高中队与城中高中队的比赛正在进行。赛事激烈,场地泥泞,动作粗野。奥兹因为打得卖力,嘴里吭哧吭哧地喘着粗气。

我们看到希瑟站在场边观战——她看得出来,奥兹身手敏捷,无疑是场上的



主力。奥兹带球进攻，城中队的几个队员上来防守。每次冲撞，希瑟都吓得缩一缩身，最后，她终于看到奥兹躲开了对手的围堵。

最终，还是奥兹射门得分，场上爆发出胜利的欢笑。当城东高中队的队员击掌相庆时，希瑟也跟着欢呼叫好。

外景 足球场 白天

比赛结束。奥兹看到希瑟在边线处等他。他正要跑过去时，马歇尔教练一把拽住了他——

马歇尔教练：干得不错，奥斯特里切尔。

奥兹：谢谢教练。

马歇尔教练：你小子是个杀手，奥兹！

奥兹（急欲走开）：——谢谢教练——

奥兹跑向希瑟时，队友向他身上掷泥巴以示祝贺。

奥兹：嘿，你怎么会来这儿？

希瑟：来享受我令人兴奋的兜网球初次体验。你像个“拳脚靶子”。

一块泥巴从奥兹身上掉落到希瑟的裙子上。

奥兹（以手拂拭裙子上的泥）：哇哦，

抱歉……

奥兹再抹去自己手上的泥巴。冷了一会儿场。希瑟像是有话要说，又不好意思开口——

希瑟：呃——克里斯……

奥兹：你可以叫我奥兹。

希瑟：非得那么

叫吗？

奥兹：你也可以叫我奥斯特里切尔。

希瑟：你就没有个中间名吗？

奥兹：别管它。

希瑟：说吧。我还不知道呢。

奥兹：我也不知道。

希瑟：那好吧。（稍顿）我是说……想着……要是那个——这大概多少有点不合常情，也不知道你怎么想，可既然我还没和任何人……

正说到关键处，斯蒂夫勒冒了出来，一身臭汗，满脸兴奋——

斯蒂夫勒：哈！你个大嘴嘍！（注意到希瑟）合唱队妞儿？你到这儿干啥来了？

希瑟：我嘛，呃，我只是——（横了横心）我是来邀请克里斯一起参加毕业舞会的。（转向奥兹）你是要去的，对吗？

奥兹对她的直率颇感意外。也深受感动——

奥兹：对！

斯蒂夫勒：喔，别指望奥兹能给你开来辆利姆辛什么的。

奥兹：斯蒂夫勒，你他妈的——（意

识到希瑟在场,变得“敏锐”起来)……老兄,你非得这么冒傻气吗?

冷场。

斯蒂夫勒:什么?(没听懂)甭管是什么啦——就说,啊,别忘了舞会之后我的避暑小屋。密执安湖上。

斯蒂夫勒跑去和其他队友会合。

奥兹:好吧,就这么说定了。我要去洗个淋浴,而且……我觉得真的很高兴。

希瑟:是啊,我也是,好吧,说定了。

他们相视一笑。希瑟转身向自己停车的地方走去。奥兹也回到队友们中间。

斯蒂夫勒:奥兹伙计,和合唱队的妞儿们混得不赖呀。

队友们(推搡着他):行啊,奥兹!

奥兹笑了,挺不好意思——

奥兹(有一搭没一搭地迎合着他们):嘿,我能说什么,我喜欢她穿那种紧身裙儿的俏劲儿。

斯蒂夫勒:我敢打赌,你这只发情的小狗。她一定让你想入非非了,对不对?

斯蒂夫勒扭着屁股跳起了色情意味极浓的舞蹈。

斯蒂夫勒(继续):呀!给我唱一曲!对!唱一曲!

众人哄笑。奥兹也跟着笑,好像这里没他什么事。他们相互击掌,乐不可支。而在场地对过,我们看到希瑟在偷窥他们。对奥兹也跟他们一起大笑感到难以置信。

内景 城东高中 教室 白天

英语课。老师专心致志地讲课——

老师:所以说太子一旦登基,就要担负起领袖的职责,也就不能再照顾他年

老体衰且常醉不醒的朋友福斯塔夫。你们也看到了,太子也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走过的,和你们大家一样。珍惜在一起相处的不多的时间吧。免得日后后悔。

吉姆、凯文和奥兹坐在教室后面一角。

奥兹:你的舌头都麻了吧?

凯文:没有,但是有点儿犯晕。

吉姆:哇噻,我惊着了,她大概很快还会要的。

凯文耸耸肩的工夫,下课铃声响了。谢尔曼从他们中间走过。

谢尔曼:还在打你们的持久战呢,我的雏儿们。

他嗤笑着走开了。三人站起身来,也往教室外走。

吉姆:嘿,芬奇那家伙哪儿去了?

凯文:回家拉屎。

吉姆:我闹不明白。那么个家伙怎么突然变得很有名望了?

奥兹:名望?

凯文:看着。

他随机拍了一个从面前经过的漂亮女生的肩膀——

凯文(继续):敢问一句,你知道保罗·芬奇是谁吗?

漂亮女生:当然知道!你们看到过他的文身吗?

凯文:……啊?

漂亮女生:是不是特酷?我听说是一只老鹰,在熊熊烈焰中振翅腾飞。

吉姆(来了精神,一个劲儿点头):实际上那只老鹰是鬼魂附体。

漂亮女生:真的吗!?

吉姆: 那还有错?他肚子上也有, 这里, 那只老鹰用爪抓着鬼魂, 鬼魂是蛇形的, 蛇就相当于他的

凯文(打断吉姆): 就说这么多吧, 吉姆。

漂亮女生: 哇噻, 不会吧! 那家伙这么牛呢!?

她急急忙忙去告诉她的朋友们。凯文他们三个退出了教室。

内景 城东高中 高年级生储物柜处 接前

奥兹: 好啦, 说说怎么回事。

凯文: 我也解释不了, 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这有待你去追踪, 吉姆。你去把这件事办妥。

吉姆(感觉到担子很重): 是, 我知道。全力以赴。

吉姆转身, 正看到娜蒂亚站在他的右前方。吉姆说不出话来。但直勾勾的目光却焊在了娜蒂亚的脸上。奥兹用臂肘顶他。吉姆猝不及防地哼哼了一声。

娜蒂亚: 你世界历史课的成绩不错, 对吧?

吉姆(倒了一口气): 我吗?

吉姆往凯文和奥兹那边瞥了一眼, 那边忙着用眼神、手势、动作示意, 意思是鼓励他上进。

吉姆(极力识别着伙伴们的意思): 是的。不。是的。

娜蒂亚: 也许你能辅导一下我的论文?

凯文和奥兹点头还不够, 咧着大嘴无声地说着“行! 行!”

吉姆: 没问题挑个好时间。(又

看了看那边打过来的手势)明天怎么样?

娜蒂亚: 哦, 明天我得上芭蕾课。也许课后我可以到你家去。我能在你那儿换衣服吗?

吉姆(又喘不上气来了): 我看没啥问题。

娜蒂亚走了。吉姆像刚刚冲过马拉松赛终点的长跑选手那样, 瘫倒在凯文和奥兹的臂弯里。他们又拍又捶地向他表示祝贺。

外景 城东高中 校门口 白天

放学后, 奥兹坐在马路牙子上, 这时, 希瑟把一辆崭新的萨布牌轿车开来, 停在了路边。

奥兹: 好漂亮的车。

希瑟: 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

奥兹: 你不喜欢吗?

希瑟: 不, 车我喜欢。(然后, 直率地)我不喜欢的是我想出了一个馊主意。顺便说一句, 关于毕业舞会, 我后悔邀请了你。

她脚步匆匆, 不再理会奥兹。

奥兹: 什么!?

希瑟: 哦, 省省吧。我邀请你是因为我以为你值得与我同往, 而实际上你只是个打球的学生运动员。不, 等一等。你就是个笨蛋。

奥兹: 什么!?!我不是笨蛋。

希瑟: 我看见你和你的队友一起取笑我。

奥兹: 我可没取笑你。

希瑟: 得了吧, 你还很投入呢。

她加快了脚步, 甩掉了奥兹, 往学校里面走去。过了一会儿, 他才慢慢地挪动

脚步。

内景 城东高中 小礼堂 稍后

奥兹和希瑟,在位于礼堂尽头的队列中,与全队一起歌唱。曲名是《多么甜蜜》,是一首流行歌,但经过改编,带上了爵士风格,很好听。

奥兹呆头呆脑的,有些恍惚,像被霜打了的庄稼。他只能算是随大溜,不在状态上。希瑟则放得很开,比以往唱得更清亮,也更带劲儿。奥兹看她,她却不回看他。在歌曲的连结部分,希瑟插入一段独唱。她唱得优美动听。奥兹完全迷醉了。

合唱队老师喊停——

合唱队老师:很好希瑟,唱得好,但我要让独唱部分再厚重些。密执安州的比赛就在星期六,我要让这部分有点儿烟雾缭绕的效果。

希瑟:我知道,我在时机掌握上有点儿赶。

合唱队老师:有那么点儿,但我想,要是二重唱也许会好些。加上男高音。

奥兹(插话):我可以来这个。

合唱队老师心有所动,没有马上表态。希瑟则反应冷淡。

奥兹(继续):这个我能做。

合唱队老师:那也好。你们大家觉得怎么样?

队里的其他成员都不反对,只有希瑟怀疑地盯着奥兹看。

合唱队老师(继续):很好。那就明天见吧。

众人开始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希瑟(恼火地):你干吗要这么干?

奥兹:因为我想做。

希瑟:是吗?滥竽充数可不行。你得好好练。

她自顾自走开了。

内景 城东高中 图书馆 白天

吉姆、凯文、奥兹,还有斯蒂夫勒。

斯蒂夫勒:他妈的!你弄个裸体的东欧妞儿到你家去,还跟我说你不打算好好利用?

吉姆:让我怎么利用,通过互联网转播出去?

奥兹:你能那么做吗?

吉姆(躲避他们热切的目光):哦——那怎么可能。我不能那么对她。

斯蒂夫勒:真他妈没劲,吉姆,逮着了就得来点儿刺激的。在自家屋里连个裸照都不敢拍,你还想跟她上床?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搭一根线在网上,然后把网址告诉我。

众人都在掂量着这个主意。

凯文:给我也搭上。

吉姆:那么……见鬼,我要那么做了,我到哪儿看去?

凯文:我会给你留个座位。

内景 吉姆的卧室 白天

吉姆正在电脑监视器上安装视频摄像头。电脑发出“哔”的一声响——

电脑的声音:“你已建立网上链接。”

吉姆坐下。在键盘上敲击出一行文字:“哦呀! 128. 220. 27. 102/ 即时/ 娜蒂亚图像。欣赏!”

吉姆在抄送栏键入一系列地址,选定后,按了“发送”键。

内景 凯文的卧室 白天

凯文和芬奇坐在电脑前。凯文从食

品店的购物袋里拿出啤酒和炸薯条。

我们通过电脑屏幕看到吉姆的卧室。有点儿频闪现象,但基本上还能看清。突然,吉姆的头探进镜头里。他在调整摄像头——

凯文:就要开始了。

内景 吉姆的卧室 白天

我们在吉姆的电脑屏幕上看到他卧室的一部分。他关掉了监视器。看上去电脑像是关机状态——诡计掩饰得很好。

吉姆的爸爸带着娜蒂亚进来了。她穿着紧身舞蹈服,外面套着一件运动衣,肩上还挎着一个筒状的衣包。吉姆的爸爸很高兴,乐颠颠的,有点儿犯晕——

吉姆的爸爸:儿子。这位女士是来这儿找你的。

吉姆(像是不太当回事):我知道。嘿,娜蒂亚。

娜蒂亚:你好,詹姆斯。准备学习了吗?

吉姆的爸爸:哦,这你不用怀疑。吉姆完全就是个书虫。

吉姆:爸。

吉姆的爸爸:哦,也不是,说不上是书虫。他是个好孩子。呃,好小伙儿。好……

吉姆:爸!!

吉姆的爸爸:好吧,好吧。我把时间留给你们钻研学问吧。

他心照不宣地瞥了儿子一眼,退了出去。

内景 斯蒂夫勒的家 弟弟的卧室 同时

斯蒂夫勒的弟弟,11岁,一个大个子小孩儿,正在纠缠斯蒂夫勒,后者坐在电

脑前,正在观察吉姆卧室里的情况。

斯蒂夫勒的弟弟:史蒂文!史蒂文!这是我的电脑,我要用!

斯蒂夫勒:闭嘴,好好看着,学着点儿。

内景 吉姆的卧室 白天

吉姆:你先得换换衣服,对吧?

娜蒂亚:你不在意吧?这一身实在不舒服。

她把衣包放在吉姆的床上。

吉姆:没问题,慢慢换,不着急。我先下楼去预习一下。你准备好了我再来。

他走出去,随手带上门。

内景 凯文的卧室 白天 同时

凯文:这就要招呼了。

内景 吉姆的家 门厅 接前

像离弦的箭射向楼下,吉姆三四步并做一两步,冲下楼梯。

内景 吉姆的家 接前

吉姆的妈妈和爸爸在楼下坐着。吉姆从他们跟前跑过。

吉姆:马上回来!

他撞开门跑了出去。

吉姆的妈妈:吉姆?宝贝儿,你去哪儿?

她转过头,看着丈夫。两人都很茫然。

外景 街头 接前

吉姆一路狂奔。

内景 吉姆的卧室 同时

娜蒂亚拉开衣包上的拉锁,拿出几件衣服。

外景 凯文的家 接前

吉姆横穿草坪,向大门跑去。

内景 凯文的卧室 白天

凯文和芬奇正盯着电脑屏幕——

凯文：不来杯啤酒？

芬奇根本听不见，他的全副心神全都灌注在电脑屏幕上。

吉姆破门而入，上气不接下气——

吉姆：我错过什么了吗？

凯文：正点。

吉姆抓过一把椅子，坐到电脑跟前。三个人全都像被施了定身术，一动不动。

娜蒂亚正在脱去她的紧身衣。

吉姆：哇哦！

娜蒂亚已经脱去了紧身衣，只剩乳罩和小裤衩。她舒展了一下身体。

镜头开始在吉姆的卧室和凯文的卧室之间切换。

娜蒂亚稍停片刻。她看到吉姆的穿衣镜，开始在镜中自我欣赏。

凯文：哦，天哪！太妙了。

然后……然后！娜蒂亚解开了运动型乳罩，露出了柔软的酥胸。这边已经迷倒了一片。

凯文（继续）：我不相信这会儿的奥兹还有心思干活儿。

内景 城东高中 小礼堂 白天

奥兹独坐在合唱队的练唱区。他叹了口气，翻动几张歌谱。这里有多静就有多烦。

内景 斯蒂夫勒的家 他弟弟的卧室 同时

斯蒂夫勒和他兄弟已完全陶醉。

斯蒂夫勒的弟弟：这是我看过的最好看的東西。

内景 凯文的卧室 白天 接前

吉姆：哦，感谢我主，赐给我这精彩的一天。

娜蒂亚还在镜前细细地品味，过了一会儿她才把目光移开。她踱到床头，小心地拨弄着床头柜上的东西。

吉姆（继续）：嗨！别动我的东西呀！

娜蒂亚拉开了床头柜的抽屉。“别！”吉姆急得面红耳赤。吉姆抓耳挠腮之际，娜蒂亚姿态优雅地把手探进抽屉里。

吉姆（继续）：哦不不不不不。

她拿出一摞色情杂志。

凯文：不错的收藏嘛，吉姆。

娜蒂亚挑出一本《阁楼》，开始翻阅。翻着翻着，她坐到了吉姆的床上。其中的几页似乎使她更感兴趣。渐入佳境。

吉姆：亲爱的上帝呀——她这是要——她要——她要——

吉姆（继续）：诸位，我愿在此宣布，一位妙龄女郎正在我的床上手淫。

观众们看得入醉如痴。娜蒂亚已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凯文：知道吗，吉姆？你得赶快……回去……需要……

芬奇（点头）：助上一臂之力。

吉姆：可是——可我不知道怎么做啊。

凯文：怎么做都成！就跟她说，看来她需要帮忙什么的。

吉姆：那多傻呀。

凯文：不，你不去才傻呢。去！就现在！花开正盛！

吉姆：哦……哦……哦，就忙我一个！

他冲出了房间。

外景 凯文的家 白天

吉姆飞跃草坪。

外景 街头 白天 接前

吉姆跨越灌木丛。跌倒。爬起来再跑。

内景 吉姆的家 白天 接前

吉姆跌跌撞撞跑进家门，从愣着的父母跟前跑过。

吉姆：嗨爸嗨妈！

他直接上楼。吉姆的爸爸看到了希望。

内景 吉姆的家 过道 接前

吉姆门前住脚，捋两口气上来。他能听到里边隐约的呻吟声。他还在犹豫——

吉姆：天哪地啊老天爷哎要命呦……

内景 凯文的卧室 白天 同时

凯文：快点儿，吉姆。跑错方向了吧？

电话铃声响了。凯文接听——

凯文(对着话筒)：喂？嘿，谢尔曼……
什么？！你怎么知道的？

内景 谢尔曼的家 接前

谢尔曼(对着电话)：吉姆的线肯定搭错了。现在全校都在收看，所有邮箱里都有。上帝啊，多幼稚啊。

内景 电脑迷的卧室 白天 同时
一个14岁的电脑迷正在看他的电脑。看的正是“娜蒂亚图像”。嘴张着。矫正畸齿的钢丝闪闪发光。

内景 地下室 白天 同时

一伙抽大麻烟的正在登录页面。一只小猴子在笼子里蹦来跳去。

抽大麻的甲：哇哦！

抽大麻的乙：够劲儿。

内景 吉姆的家 过道 接前

吉姆还在自己卧室门外运气。长出一口气，抬头仰望天花板——

吉姆：求你了，上帝。别砸锅呀。

内景 凯文的卧室 白天

凯文：他要进了！

内景 不知是谁的卧室 白天

屋里积聚了一堆男生。

男生甲：有人进去了！

内景 地下室 白天 同时

抽大麻的甲：嘿，这家伙跟我一起上数学课呀。

内景 吉姆的卧室 白天

吉姆站在门道上，不知所措。娜蒂亚没有觉察，闭着眼睛，仍在自娱自乐。立在原地的吉姆瞪眼看着，有点儿打晃。他转转眼珠，鼓足了勇气，终于开口了——

吉姆：看来你需要帮手。

娜蒂亚的眼睛立刻睁开了。

娜蒂亚(斥责地)：詹姆斯！你真会挑时候！你是故意的吧？

吉姆：唔……呃……

娜蒂亚：你真好意思！

吉姆：啊……就是……抱歉。

娜蒂亚：好吧。叫你看见啦。现在该我看你啦。脱。

吉姆：脱！

娜蒂亚：对，慢慢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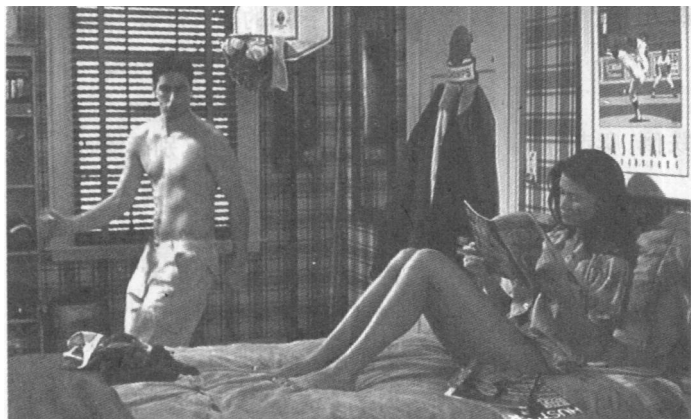
吉姆紧张地瞥了一眼摄像头。

吉姆：你是说，脱……脱光？

娜蒂亚(带着强烈的性诱惑)：为了我，你愿意吗？

内景 凯文的卧室 白天 同时

芬奇：你认为他们接下来会说什么？



凯文: 不知道。

内景 吉姆的卧室 白天 接前

娜蒂亚朝吉姆的座钟式收音机探过身去。打开它。是乡村音乐。她调台。一连几个台过去。最后停在了一个正在播送电声音乐的频道上——

娜蒂亚: 很合适。

她转向吉姆——

吉姆: 呃……

娜蒂亚: 跟着音乐动起来。

吉姆: 嗯……好吧。

他开始笨手笨脚地扭动起来。在前摇后摆中, 他先脱掉了汗衫。举着汗衫, 在头顶上甩了一圈……瞄准摄像头, 出手。不偏不倚, 汗衫把摄像头遮住了。

娜蒂亚: 不行, 不行, 你整个身体都得动起来。

吉姆: 娜蒂亚, 我不能——

娜蒂亚: 不能什么? 你不想和我一起吗? 我希望带点儿娱乐性, 詹姆斯?

吉姆急切地点头。注意听音乐……这时我们看到汗衫从摄像头上滑落。吉姆的动作开始跟上节拍。像一只亢奋的公鸡。

内景 斯蒂夫勒的家 弟弟的卧室 接前

斯蒂夫勒: 怎么他妈没影儿了?

内景 谢尔曼的卧室 接前

谢尔曼: 糟糕啊糟糕。

内景 吉姆的卧室 白天 接前

吉姆这回踩上点儿了。然而却是世界第一糟的舞者。没有节奏感。有形无神。

内景 地下室 白天 同时

抽大麻的乙: 天哪, 正是带劲儿的时候……

内景 女生卧室 同时

几个女生看得津津有味。

其中一个女生: 加油啊, 宝贝儿!

有人哄笑, 有人模仿吉姆的舞姿。

内景 吉姆的卧室 白天 接前

吉姆边舞边脱去长裤, 差点儿被绊倒。

娜蒂亚(兴奋起来): 再性感点儿, 吉姆, 再性感点儿。

吉姆在娜蒂亚的挑逗下也来了情绪。他做出一系列笨拙可笑的动作……

内景 女生卧室 接前

几个女生在观赏。

不感兴趣的女生: 他又不是保罗·芬奇。

内景 凯文的卧室 白天 同时

凯文和芬奇早已厌烦。

芬奇:太难看了。

内景 吉姆的卧室 白天 接前

吉姆骑坐在一把椅子上,继续愚蠢的动作,在椅背上蹭着。

娜蒂亚(极度亢奋):再来,再来,你个坏小子!

吉姆开始一边旋转着身体,一边拍打着自己的屁股。

内景 不知谁的卧室 白天 同时

一群男生想看又不敢看,拧着身子要离开,可还是扭着脖子想多看两眼。

男生甲:哎呦……天哪……

内景 吉姆的电脑 白天 接前

娜蒂亚:行啦!种马,到我这儿来。

吉姆:噢,来啦!

他跳着舞步靠近她。她把他拉倒在床上。亲吻他的脖颈。抓起他的手,放在自己大腿上。

娜蒂亚:轻柔地……

吉姆几乎窒息。

内景 凯文的卧室 白天

凯文:哦呼,要命啦。

内景 斯蒂夫勒的家 弟弟的卧室
白天 同时

斯蒂夫勒:这他娘的可就好多了。

内景 吉姆的卧室 白天

吉姆的手在娜蒂亚的腿上游走。她也在抚摩他。向他的耳朵里吹气。就在这个时候——

他惊恐地低头看自己。娜蒂亚明白了——

娜蒂亚:吉姆……

吉姆:哦不。

内景 凯文的卧室 白天

凯文:哦不。

内景 地下室 白天 同时

抽大麻的面面相觑……气得快抽风了。

抽大麻的甲:失败。

内景 女生卧室 同时

一群女孩儿歇斯底里地笑着。

内景 斯蒂夫勒的家 弟弟的卧室
白天

斯蒂夫勒的弟弟:怎么啦?!怎么回事?!

斯蒂夫勒:冲天炮,就这么回事。

内景 吉姆的卧室 白天

娜蒂亚开始穿衣服——

娜蒂亚:你完事了,詹姆斯。也许我也该走了。

吉姆:不,不,我没完事!我还有库存呢!娜蒂亚,求你,求你别走。我乞求你别走。

她看到他目光中的绝望。思量一下。笑了。

娜蒂亚:我喜欢你的色情杂志。

吉姆在那擦杂志中翻找,抓起那本《绅士》。

吉姆:这个你看了吗?这个更带异国情调。

娜蒂亚:是的……詹姆斯,明白,这些漂亮女人能激发你,兴奋起来的你又能激发我……

吉姆:哦是的。很能激发人的女人。她们的确很能激发我。但不如你。

这话让她很受用。让步了。

娜蒂亚:哦吉姆……

她抓住他,开始爱抚他的身体。

内景 凯文的卧室 白天

凯文/ 芬奇: 好样的!!

内景 地下室 白天 同时

抽大麻的甲: 这就对啦, 爷们儿!

内景 不知是谁的卧室 白天

男生甲: 他要再战一波!

男生们击掌相庆, 发出欢呼。

内景 吉姆的卧室 白天

吉姆和娜蒂亚难舍难分, 相互缠绕在一起。

娜蒂亚: 这么说, 《剃》给你印象很深喽?

吉姆双眼暴突的特写。他想着: 呀, 是的, 她就是“剃刀”型的。

吉姆(含糊不清地): 天爷呀。

内景 凯文的卧室 白天

凯文: 天爷呀!

内景 不知是谁的卧室 白天

众男生(异口同声): 天爷呀!

内景 吉姆的卧室 白天

吉姆呆若木鸡。凝视着娜蒂亚。她又向他靠近。就要贴到他脸上了——

娜蒂亚: 吉姆……这儿。

吉姆极力控制住自己。但剧烈的颤抖还是传遍了他的全身——

又走火了。

内景 女生卧室 接前

女孩儿们再次爆笑。

女孩儿们: 再来一次不?

内景 凯文的卧室 白天

凯文: 别再来了。

内景 吉姆的卧室 白天

吉姆: 不, 我没有。

娜蒂亚(叹息): 对不起, 吉姆。我想,

历史课的事再说吧, 这回恐怕……

吉姆: 不! 我有……贮备!

娜蒂亚开始穿衣服。吉姆还在嘟囔着什么。

娜蒂亚: 太糟糕了。我起初还指望你会邀请我出席毕业舞会呢。可……

她收拾东西时, 目光从吉姆头顶上掠过——

娜蒂亚(继续): 你应该换换裤衩儿。

吉姆: ……唉。

吉姆只感觉天旋地转。真是灭顶之灾。娜蒂亚出去了。镜头推向吉姆痛不欲生的那张脸, 我们同时听到——

电脑里的声音: “你已断开网络连接。如需再次链接, 请点击‘OK’键。”

外景 城东高中 校园 白天

吉姆穿行于校园, 被众人看得发毛。从旁走过的两个女生在嗤笑。他的脚步越走越沉……注意到另一群女生在盯着他看……抽大麻的学生甲冲他伸出两根手指, 呈 V 字形……电脑迷也在向他行注目礼……他的步子迈得更慢了, 每迈一步都很小心……他看到一个女生在跳一种很奇怪的舞——赶紧把眼闭上。没错, 那正是他的舞步。他停下脚步。似乎所有目光都盯在他身上。吉姆把头尽量往衣领里缩, 紧走两步, 他冲进教学楼, 像不光彩的被告躲避着媒体。有人在鼓掌, 有人在哄笑。

内景 城东高中 大厅 白天

凯文和奥兹从后面赶上吉姆。这里同样有戏谑的目光向他投来——

凯文: 嘿, 短三秒。

吉姆: 闭嘴。你们应该鼓励我才对。

奥兹：你和娜蒂亚还有机会，不是吗？

吉姆：没有了。她的担保人在网上全都看到了。我猜想，他们是不会喜欢的。

凯文：你怎么知道？

吉姆：她已经上了回家的飞机。

凯文皱起了眉头。

吉姆（继续）：知道吗，我大概是天生没有异性缘，准是这么回事。脑子里缺少这根筋。我意思是说，我就没办法跟她们沟通。只要我一开口，事情肯定搞砸。

凯文：是这样吗？到了毕业舞会那晚，找这些借口可没用。

吉姆：天哪，凯文，真是那么回事。

他们与一位老校工擦肩而过，后者冲着吉姆大笑不止。

内景 城东高中 教室 白天

吉姆坐下，等着上课铃声。糟糕的是，周围还是有同学在议论他的事。也有人在看书或闲谈。

他旁边那溜课桌上坐着米雪尔——那位凡事爱反着做的乐手。她的桌上还装着长笛的盒子。她对着吉姆喋喋不休。她的叙述听上去都像问句，而实际上，一个问句也没有——

米雪尔：所以说，有那么一次？我参加一个乐队夏令营？我们并不想进行一次枕头大战？但我们还是进行了一次枕头大战？真是太有趣了！

吉姆一耳朵进一耳朵出。

米雪尔（继续）：还有一次我们把曲谱全都忘了？我们应该是演奏这首歌的？可大家全都不会。所以我们就瞎编！就这么硬着头皮往下演奏，指挥干瞪眼，不知我们在干什么，那可真逗乐！

愁眉苦脸的吉姆，目光掠过米雪尔，落在娜蒂亚本该坐的位置上。

米雪尔（话仍不停）：所以说有些事不用那么认真，啊？你知道我要是生气了干什么吗？我就用我的笛子吹上一阵巴赫。那就会很放松。这招我是在乐队夏令营学会的。

吉姆稍稍地有所振作——

吉姆：等一下。你又不知道我为什么生气。

米雪尔：不就是因为明天有一个测试吗？有时候，因为有重要的考试，我就特别烦，还得复习。

吉姆：是啊，还真是。

米雪尔：我想是这样。因为，有一次？我正好在——

吉姆（打断她）：你叫什么名字，再说一遍？

米雪尔：米雪尔。

吉姆：好吧，米雪尔，毕业舞会你想当我的舞伴吗？

米雪尔：真的吗？你是当真要跟我去吗？

吉姆（非常勉强）：是的，当真。

米雪尔：之后还去史蒂文·斯蒂夫勒的晚会？那就更酷了。

吉姆：全随你。

米雪尔：太棒了！我们一定会尽兴尽欢！就像有一次，在乐队夏令营……

内景 城东高中 大厅 稍后

希瑟顺着走廊往里走，拐个弯，去了小礼堂。透过门扇上的玻璃她看到了奥兹。她停下了脚步。

奥兹在练唱，准确地说，是在练独唱。

下决心要把它唱对。他按照节拍,有节奏地拍打着兜网球的球。只要有一个难点过不去,他就退回去重来。她看到这种情形,心被软化了,因为她看出来了,奥兹是真心投入。终于,他耐不住性子了——

奥兹:见鬼!

他把球抛向墙壁。希瑟赶紧抽身,仍隔着玻璃窥望,只是不让奥兹看到自己。过了一会儿,奥兹冷静下来。他抓住球,继续用功。希瑟心有所动。

内景 薇基的卧室 白天

薇基在做数学作业,凯文看着,揉搓着她的双肩。

凯文:你根本不用再增加学分了。

薇基:不,我需要。我随机写下一串数字,看上去像是在攒学分。可别忘了,本德先生可不在意在4月里再来一次测验。

凯文:这是我的窍门!

薇基:窍门人人有,凯文。(她朝凯文转过脸来)但我是跟你学的。

她在他手上吻了一下,又接着做她的作业了。凯文继续揉她的后颈,口气更严肃一些——

凯文:自从返校节到现在已经很长时间了。

薇基(顽皮地):是啊,没错。就因为你的错,让我的4分变成了3.95分。

凯文:那倒是。但是,咱们的关系,却突飞猛进。现在,该是咱们……以新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时候了。

薇基停下手来,转过身,坐到桌面上,面对他。她的情绪有了变化,像是在憧憬着什么——

薇基:怎么个新法?

凯文:就是,我觉得……一种关系到某种程度。那么,两个人就该……共同分享……那种特殊的时刻。

薇基:我认为你说的非常对,凯文。

凯文(稍顿):你愿意做了吗?

薇基:是的——

她抓住他的手。酝酿了一下,然后宣布——

薇基(继续):我爱你。

凯文觉得脚脖子一软。这可不是他期待的表态。他一下子犯了难。搜肠刮肚地寻找着应对的话。

薇基(继续):凯文?你不爱我吗?

凯文:不,我不是不爱你。我是说,爱,这是个被滥用的词汇。人们拿它说事,结婚生子,之后又怎么样呢?赶紧往回收,说什么“我搞错了”。

停顿。薇基似乎明白他的意思——

薇基:凯文……你不是你爸。咱们两个,不是你的父母。

凯文:我知道,薇基。我只是还没准备好,懂了吗?

薇基:懂了。

内景 地铁 晚上

奥兹正要关上店门。他抬头看到了希瑟站在门外。奥兹推开门,惊讶,还带着点儿窘迫。两人都觉得气氛有点儿尴尬。

希瑟:嗨……

奥兹: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希瑟:斯蒂夫勒告诉我的。

奥兹:你和斯蒂夫勒说话来着?

希瑟:呃……我需要找到你。咱们得练唱那首歌。

奥兹: ……明白了。那也好。我, 唔, 我很高兴你来。我是说, 真的。

她微笑。奥兹示意她进来。

希瑟: 这么说, 你喜欢打夜工?

奥兹有些不自在——

奥兹: 我爸是这儿的经理。

希瑟: 真的?真不赖。请转告他, 他的店很漂亮。

奥兹: 啊, 他弄的东西总是偏酸。如果你想吃味儿正的, 还是让我给你做一个。

内景 地铁 晚上 稍后

奥兹站在柜台后面。在奥兹做吃的时候, 希瑟来到柜台的另一边。

奥兹: 我爸一天到晚总是到这儿来忙……我一星期来一次, 这样他可以有会休息一下。

希瑟(稍顿): 这样挺好。

奥兹(耸耸肩): 这么说, 你要上密执安大学?

希瑟: 是啊, 可我父母想让我在西北部挑一所大学。我不愿意写他们要求的那些额外的论文——我是说, 我怎么知道我“最让我动情的时候”是什么?所以, 到了12月, 一旦密大的录取通知来了, 我才不管那一套呢。

奥兹: 洋葱?

希瑟: 什么?

奥兹: 加洋葱吗?

希瑟: 哦, 加吧。那你的主选方向呢?

奥兹: 我嘛, 州里有所不错的商科学学校。我大概能和兜网球队一起入校。青甜椒?

希瑟: 好的。哇, 这么说, 你早就规划

好了。

奥兹(不以为然): 呃, 我是说, 商科也好, 兜网球也很过瘾, 但我究竟要做什么, 职业兜网球选手?我真不知道。

希瑟: 哦, 感谢上帝, 我还以为我是惟一不知道该干什么的。

奥兹: 唔, 你可不一样。油和醋?

希瑟: 行啊。你也知道, 人们都爱这么问, “你准备主修哪科?”我就不知道。他们都这样说, “你得想明白。”对不对?有时候?

奥兹: 我懂。盐和胡椒?

希瑟: 当然。

奥兹用一个夸张的动作把做好的小吃一分两半, 装到一个盘子里。

希瑟(继续): 这么说, 明年咱们也挺近。

奥兹: 你——哦, 你意思是——对, 东安辛和安阿伯, 离得的确不远。

希瑟(微笑): ……是啊。

短暂的冷场……还是有点儿不舒服, 但已经好多了。

奥兹: 要不要把炸薯条换成淡面包?

外景 地铁 晚上 稍后

桌旁还有几位顾客, 奥兹和希瑟在练他们的歌……刚开始时, 不很和谐, 慢慢地, 两人的声音协调起来, 变得悦耳动听。镜头缓缓拉开, 歌声融入夜色。

内景 城东高中 有壁画的楼梯间
白天

一个等着芬奇的女生正和斯蒂夫勒说话——

女生: 对不起, 我真不能和你去……我正在等着别人的邀请。

斯蒂夫勒：你开他妈什么玩笑。

女生：我知道有可能弄不成，但我还是以为保罗·芬奇会来约我。

斯蒂夫勒：芬奇？可真是邪了门儿了？！

女生：哦，对了，我忘了……你，呃，你的样子还不算太糟……我是说你不可能……

慌不择路，她调头下楼。完全迷惑的斯蒂夫勒往楼上跑。等着芬奇的女生下楼时被凯文撵上——

凯文：嘿……事情怎么样了？

女生：他还是在脸上抹不开，因为芬奇把他灭了，还敲掉他一颗牙。不过你看不出来。

凯文：是啊，可是，谁告诉你的？

外景 城东高中 校园 白天

凯文在和格里塔说话。后者朝着画外指指点点。

内景 城东高中 图书馆 白天

凯文在和几个女生谈话。还在小本子上记着什么。

内景 城东高中 楼梯间外 白天

凯文在和另一个女生说话。可以看到他的小本子上记满了女生的名字，像蜘蛛网一样，所有的名字都有一个箭头引出来，而所有的箭头都指向位于中间的一个名字——杰西卡。

内景 城东高中 自助食堂 白天
凯文在取食的队列里紧跟在杰西卡后面。

杰西卡：无可奉告。

凯文：无可奉告？！你糊弄我？！我从没见过任何人，形象改变得如此……如

此急剧！

杰西卡：谢谢。这是我的主意。

凯文：你们两个家伙别是有什么勾搭吧？

杰西卡：你开玩笑？没影儿的事。

凯文：那你这话什么意思？

杰西卡：好吧……我想是时候告诉你了。他的名声决不是凭空而来的。（沉吟片刻）芬奇找到我说，“杰西卡，我需要帮助，这个那个，诸如此类。”于是我对你说，拍给我二百块钱，我就挑几个姑娘说，你在床上的功夫可了不得。他照做了，我也照做了。

凯文：我还是想不通，就这些？

杰西卡：嘁，当然就这些。自然，我也适当地润饰了一下。我说，你不知道芬奇与一位年纪较大的妇人有染吗？

凯文一时语塞。

杰西卡（继续）：没有吧？他妈的，那主儿我也喜欢。

内景 城东高中 男浴室更衣间
白天

腰间围着毛巾的几个男生从热气腾腾的淋浴间里出来，唱着城东高中网球队的队歌。这几个人出画，我们听到淋浴间里还有人在唱——

奥兹（幸福地引吭高歌）：“……我需要有臂膀来掩护……哇嚯嚯……”

他围着毛巾出现，向他的储物柜走去，他旁边是斯蒂夫勒。

奥兹（继续唱）：“……我需要有人懂得我的上下奔突，左右迂回，哦那边的亲爱的是你……”

斯蒂夫勒盯着奥兹，惊异不已——

斯蒂夫勒: 哦我的老天爷啊。你是个兔爷。

奥兹(心情愉悦地): 来吧, 你也知道词儿, 一起唱吧。

斯蒂夫勒: 不了, 谢谢。你这一个星期一直他妈在唱个没完。你要是这周六上场时还唱不够, 我就假装不认识你。

奥兹的歌声戛然而止 ——

奥兹: 咱们最后一场是在周六。

斯蒂夫勒: 你他妈以为呢。

外景 城东高中 校园长凳 稍后
希瑟正在户外阅读。奥兹屏住呼吸站在她面前, 头发还湿着。

奥兹:我得参加这场比赛。它非常重要, 是我们的最后一场。你也知道, 上次, 城中高中差点儿就把我们打败了, 所以我真想教训他们一下, 所以说, 情况就是这样, 我们得打到州里去, 这意味着我比赛之后还得顺道

希瑟(稍顿): 你不能参加歌唱比赛了。

奥兹: 我很抱歉, 真是挤不出时间来来了。我只是我没注意

希瑟(尽管气愤, 但仍极力保持平静):没什么, 你应该做让你高兴的事。

奥兹: 好吧是啊谢谢你能理解。(稍顿) 所以, 我想稍后见吧。

尴尬时刻。奥兹走开。希瑟沮丧。

外景 城东高中 高年级更衣室入口 白天

凯文站在自己的柜子前, 做课前准备。斯蒂夫勒跑进来, 嘴角上挂着一丝诡异的微笑 ——

斯蒂夫勒: 凯文! 刚才看见那个回家拉屎的主儿吗?

凯文(立刻感觉到了某种危险): 哦, 没有, 斯蒂夫勒, 你要干什么?

斯蒂夫勒: 我吗? 啥也不干。我是让他灭了的人。(躲开凯文的目光) 不过, 我还是告诉你: 我想, 他很快就要解决不在学校拉屎的问题了。

他不知从哪儿拿出一个空药瓶, 上面标有“缓泄剂”字样, 狂笑不止。

内景 城东高中 自助食堂 白天
芬奇坐在餐桌前读报。凯文从拐角处一路跑来, 一直跑到他跟前 ——

凯文: 芬奇! 赶紧去洗手间! 马上!

芬奇: 稳住, 性急的人儿。怎么啦?

凯文: 赶紧去拉!

芬奇: 拉什么?

凯文: 你就要拉裤子啦!

芬奇: 那多迷人啊。

凯文: 芬奇, 听着 —— 斯蒂夫勒往你喝的莫哈咖啡里兑了泻药。会很快起效的。我是说, 非常快。

芬奇: 首先, 我喝的不是什么莫哈咖啡, 是阿拉伯优质咖啡, 或者叫穆哈咖啡, 其次哦啊哈!

芬奇跳将起来, 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进走廊。

内景 城东高中 主走廊 接前
镜头紧跟狂奔着的芬奇。我们在走廊尽头儿看到斯蒂夫勒, 像门童那样拉开厕所的门, 躬身相迎 ——

斯蒂夫勒: 这边请。

芬奇一头扎进厕所。斯蒂夫勒狂笑不止。

内景 城东高中 厕所 白天

芬奇箭步蹿入隔间,“砰”地把门关上。

内景 城东高中 厕所隔间 白天

芬奇停止了动作。他凝视着便池,它看上去不那么顺眼。可他憋得难受,极力忍着,开始双脚蹦跳,痉挛中发出呻吟。他抓住卷轴上的手纸,往坐圈上铺。铺了一层又一层。脑门上开始冒汗。

芬奇:哦,好啦,这就好……

坐圈上铺了起码有三层手纸了。注意到还有一处没盖严实,于是,又扯下一截手纸,盖住那儿。他扭动身体,强忍住,他退后一步,再次检查有无疏漏——

芬奇(嘀咕着):没问题。你能对付。

他开始解开裤链,正要往下坐——有人进了厕所。芬奇,再次夹紧两股,听了一会儿。但也只能听到鞋后跟敲击地面的“咔哒”声。

内景 城东高中 走廊 白天

凭借惯性仍在摆动的门扇上写着大大的“女”字。旁边的斯蒂夫勒,笑声更加响亮。

内景 城东高中 厕所隔间 白天

芬奇害怕了。透过隔间门的缝隙,芬奇只能看到花色裙装一闪而过。他咬紧了自己的嘴唇,浑身绷紧。

肠道里“呱呱”作响,声音大得吓人。他圆睁双目,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

内景 城东高中 厕所 白天

几个姑娘站在镜前,其中就有等芬奇来约的那个女生,她们在整理头发。

期待芬奇的女生:你们知道吗,只有一支蹩脚的乐队,装饰得也很差。

姑娘乙:你这么说是因为距离舞会只有一周了,而你还没舞伴呢。

期待芬奇的女生:不,我并不需要舞伴……(逐渐陷入梦想中)芬奇将不带女伴去……所以我也不要男伴陪同……那人总是那么温文尔雅。

内景 城东高中 厕所隔间 白天

芬奇沉入地狱。绝望中只希望把住最后的关口。舍命也不能舍弃那点儿东西。

内景 厕所 白天

姑娘乙:你们认为那个“上岁数女人”的事是真的吗?

姑娘丙:当然,就是斯蒂夫勒的妈妈。

内景 城东高中 厕所隔间 白天

痛不欲生。芬奇的汗出得更多更猛。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僵住了。眼泪开始从紧闭的双眼中淌出来。

一声肠鸣由低到高,压住了说话声。芬奇的眼睛在惊恐中睁开了。

内景 城东高中 厕所 白天

一声过后又是一声,这回已不容忽视。姑娘乙惊异地朝她的朋友转过头来——

姑娘乙:琼尼,是你吗?

内景 城东高中 厕所隔间 白天

芬奇在挣扎。前后左右摇晃着身体。但这样做也没用。他已达到了极限——

芬奇:啊啊啊啊!

内景 城东高中 厕所 白天

镜前的几个姑娘都惊呆了——之后我们听到的声音,只能是腹泻时特有的。

姑娘们跑了出去,有的尖声高叫着,

有的哈哈大笑。

内景 城东高中 厕所 白天 稍后

芬奇提着裤子，战战兢兢地从隔间里出来。鬼鬼祟祟地慢慢往门口靠近。手握住门把手之后，他深吸一口气，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推开了门。

内景 城东高中 走廊 白天

芬奇从厕所门里出来。站住。他的目光里全是难以置信的表情。

姑娘们，包括刚才在里边议论他的那几个，围成一个半圆，堵在厕所门口，张着嘴巴，盯着他看，脸上写满厌恶和轻蔑。

(叠化)

外景 兜网球比赛场地(密执安州立大学) 白天

奥兹正在场上驰骋，他所在的队领先，他们正在对阵城中高中。每个人都在欢呼雀跃，只有奥兹除外。我们在看台上发现了吉姆和凯文，他们也在欢呼。

外景 音乐厅(密执安州立大学) 白天

远景镜头。密执安州立大学校园。学生们在古老而又威严的教学楼前走过。

一条横幅上写着：“密执安州声乐比赛”。

内景 后台(密大) 白天

希瑟和合唱队的其他成员正在候场。

他们都穿着冷色调的演出服。希瑟显得有些焦虑，若有所思的样子。老是往门口那边看，好像奥兹随时有可能推门进来。

带队老师：没问题吧，艾伯特，准备

好了吗？

艾伯特就站在希瑟旁边。他的长相就挺逗，初看之下给人的感觉是过分文雅，再一细看，其实就是神神道道。

艾伯特：没问题。

他唱了两句歌词。听上去过于夸张，有点儿以次充好之嫌。希瑟想皱眉头又不敢皱。

外景 兜网球比赛场地(密大) 白天

记分牌显示城东队领先5分。奥兹正在进攻，带球往对方球门冲。看来他很有得分之利。可他突然被绊了一下，扑倒在地，球也丢了。有队友上来查看他是否受伤。他晕头晕脑地躺在地上时，斯蒂夫勒把球抢回去，射门得分。

队员们都跑回边线，再次开球前，聚拢到教练身边。

马歇尔教练：干得好！小伙子们，进攻很积极，但我们还是有可能输。你们都看到了奥兹刚才的情况。我要求你们大家不要想着已经得分。赢得比赛才算得分。就是这样。

大家都同意。齐喊了一声“加油！”只有奥兹的表情有点儿怪。

内景 后台(密大) 白天

希瑟与众人一起等待上台。艾伯特像莎剧演员那样踱步，嘴里还念念有词——

艾伯特：集中在音乐上。想着旋律。让音乐引导我前行。

希瑟：要上场了。

外景 兜网球赛场(密大) 白天

奥兹的眼里流露出情绪上的波动，一副局促不安的样子。

马歇尔教练：所有的一切就看今天了。作为应届毕业生，这标志着你们四年来的顶点。想想这对你们意味着什么。回想一下这么多年走过的路，付出了多少代价？

奥兹顿悟。他昂起了头。

马歇尔教练（继续）：这就对了，奥斯特里切尔！

奥兹敛神静气，做了个深呼吸——

奥兹：祝好运，伙计们。

他放下球杆，作势离去。

马歇尔教练：克赖斯特！我并没有说让你下场！

奥兹：抱歉，教练。

马歇尔教练：怎么回事？你还有更重要的地方要去吗？

马歇尔教练火冒三丈。全体队员都盯着奥兹。

奥兹：是的。

他跑开了。

镜头斜移，吉姆和凯文入画。

短暂的迷惑之后，他们也站起身来。

外景 密大校园 白天

奥兹从门口跑过。

内景 后台 白天

合唱队已在台角站好队形，只等上场。奥兹破门而入，还穿着球赛服。

合唱队成员：奥兹——你回来了——好——

艾伯特：——哦，太好

了。

奥兹直接跑到希瑟面前。她虽是喜出望外，但也困惑不已——

希瑟：球赛的事怎么样了？！

奥兹：我不打了。

希瑟：你为我们放弃了比赛？！

奥兹：不，我为你放弃了比赛。

希瑟心醉神迷。奥兹把她拉向自己。他们彼此亲吻。

带队老师：好啦，好啦。只有一分钟了。做最后的准备，别再腻腻歪歪的了，毕业舞会还没到呢。

奥兹和希瑟会意一笑。

内景 音乐厅舞台 白天

合唱队全心投入，演唱《多么甜蜜》。奥兹现在已换上演出服，但镜头稍稍偏转时我们看到，他的跑鞋还穿在脚上。他和希瑟配合得很好，与整个合唱队相互呼应。他们手拉着手，完美地完成了二重唱。观众报之以热烈的掌声——这里面也有吉姆和凯文，一边鼓掌一边叫喊，像是在一场摇滚乐音乐会上。

吉姆：吆嚯——



凯文(打出“摇滚”手势):你们赢了!

内景 城东高中 教室 白天

马上就要下课了,学生们还留在教室里。老师在教室前面给学生们判分,每张卷子上都是“A, A-, A, A-”。薇基在仔细看着挂在黑板上方的显示屏。凯文向她那边凑了过去——

凯文:嗨……

薇基:你知不知道安阿伯与纳什维尔相距450英里?

凯文:那也就是六七个小时的车程。很容易,开车对我来说不是问题。

短暂的沉默。凯文回头看看老师是否注意到他,又往薇基跟前凑凑——

凯文(继续):那天说的事……我一直在考虑。

薇基:我也一样。我心里清楚,你是想让事情对我来说尽量完美。我也理解,你不想在真的百分之百满意之前跟我说那句话。

薇基朝老师那边望了一下,后者在嗽嗓子。她把身子探过去。凯文多少有些紧张,显示屏上的内容让他不安。

薇基(继续):我也要让你来说尽量完美。你是对的,凯,咱们在一起很美好……很特别。

凯文:对呀,咱们做得非常好,薇。

薇基:凯文……(嘴对着他的耳朵)我要和你……

显示屏上的内容开始向上翻了。老师抬起头来。

凯文(几乎惊呆):现在?!

薇基:不……我知道什么时间最合适……

她的目光投向墙上的挂历……缓缓示意着下星期六——“毕业舞会”。凯文简直不敢相信……音乐起,为舞会做准备的镜头依次出现——

内景 试装区 白天

吉姆在试穿他的小礼服。他耸耸肩,像是表示“很合适了”。

他转头看奥兹的打扮——奥兹要在意得多,试了不同的领带,然后是马甲和鞋子,反正是上心得很。

内景 薇基的卧室 白天

薇基在试穿一套很漂亮的衣服,用目光征求杰西卡的意见,转来转去地给她看。杰西卡却逗趣地做出同薇基一样的动作,炫耀她的短裤和T恤,就好像她也一身华服。

内景 城东高中 校园 白天

芬奇形只影单坐在那里。不止是形只影单。而且更像阿甘。

内景 试装区 白天

吉姆在为他的礼服付账。我们看到奥兹在决定到底要哪件上犯了难。试过的总有10种了,都在他周围放着。背景处,导购员已经不耐烦了。

外景 城东高中 校园 白天

芬奇还在那儿坐着。他的头左歪右扭,不知停在哪个角度合适。

内景 吉姆的家 起居室 白天

吉姆的爸爸给吉姆整理着领结。

内景 凯文的卧室 晚上(剪辑镜头结束)

凯文的礼服已经穿好。他正对着镜子审视着自己。

外景 城东高中 夜

停车场已经满了。正装在身的学生们涌入校门。几个学生从加长的利姆辛车上下来。我们看到一个不老实的学生正把一瓶烈性酒往衣服底下塞。另一个学生显然过于激动了,正把已有舞伴的标志重新往衣服上别。

毕业舞会开始了。

内景 城东高中 体育馆 夜

体育馆内张灯结彩,充满节日气氛。既像是狂欢节的最后一天,又像是除夕夜,更像是某人的成人仪式。一支并不地道的铜管乐队正在演奏爵士乐。

大多数学生只是无目的地走动,有一搭没一搭地瞎聊,很厌烦的样子。要说能自得其乐的,是那些已经喝醉的学生,他们集中在一个角落里,随着显然醉醺醺的斯蒂夫勒跳着碰撞舞。那些低年级生的家长或监护人努力想让他们安静下来,却没什么效果。

乐队开始演奏蹩脚的民谣曲调。有

人勾肩搭背地连成一串,前后摇摆着跳起了西印度群岛的蛇神舞。

镜头对准了吉姆和米雪尔。

他们保持一臂间隔在跳舞。吉姆显然缺乏热情。

米雪尔:你知道吗,在乐队夏令营?我们也这样跳舞。只是为了好玩。你不觉得人们把毕业舞会弄得过于重要了吗?

吉姆:过了,过大发了。

镜头对准凯文和薇基。

他们在跳舞。两人都有些紧张。忧心忡忡的样子。

镜头对准奥兹和希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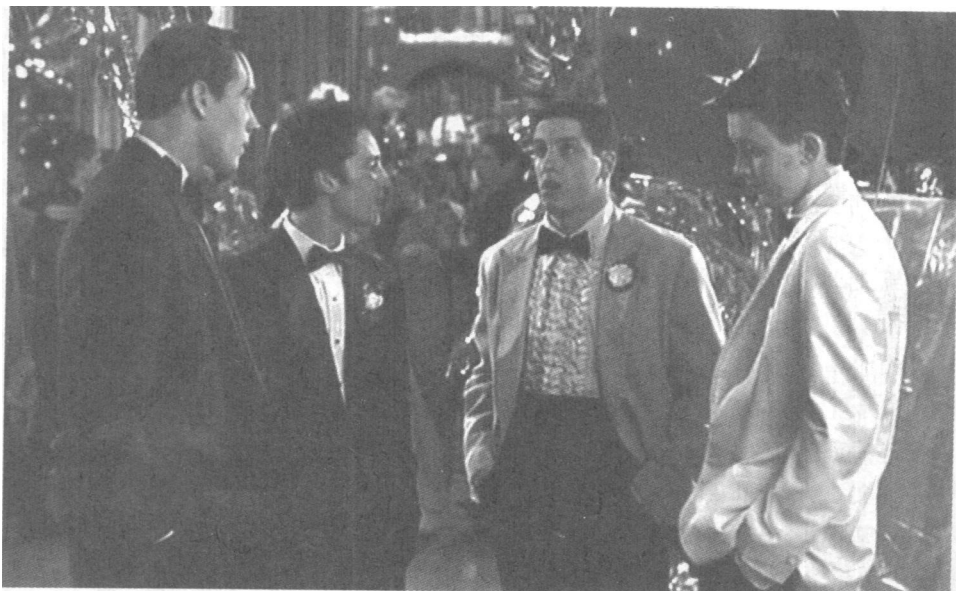
他们的舞步比谁都慢。紧紧抱在一起。希瑟靠在奥兹的肩膀上,眼睛闭着。

镜头对准斯蒂夫勒。

他在和期待芬奇的女生跳舞。

内景 城东高中 体育馆一角 夜

凯文、奥兹、吉姆和芬奇在闲逛。芬奇喝醉了——



芬奇: 是的。我到这儿来是参加你们这些笨蛋……笨蛋的聚会。

谢尔曼从旁经过——

谢尔曼: 我仍在进攻, 小伙子们。谢尔曼坦克又要投入战斗了。

众人无动于衷。谢尔曼指指近旁的城中高中女生——

谢尔曼(继续): 锁定目标, 在敌方性雷达的探测下低空偷袭。已准备投放机载弹头……又一次攻击……

谢尔曼信心十足地走开了。

凯文: 好吧, 这口气能咽下去吗, 各位? 我说, 芬奇, 我知道你怎么回事, 但那不是你的理由或借口。你呢, 吉姆?

吉姆: 我的对象是乐队里吹笛的。这是你要的答案吗?

凯文: 奥兹, 你和希瑟怎么样? 你们已经有了还是怎么的?

奥兹(有点儿恼火): 真他妈见鬼, 凯文, 你这什么态度?

凯文: 态度? 我? 我认为你们这帮家伙得提起精神来。真邪了门儿了, 咱们不是早就在尽一切努力实现誓言嘛, 今晚就是咱们一直期待的时刻。咱们一起发的誓, 可别食言啊!

吉姆: 食言? 你用不着让我们一起性交。是你自己害怕还是怎么着?

凯文: 这是怎么啦, 伙计们? 咱们有协定啊!

奥兹: 凯文, 那只是一个——

凯文: 那是一个协定。你们违反协定, 那是没有道理的。你们必须得——

吉姆(又烦又火, 抢话说): 我不是非得干那狗屁事! 早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

凯文被吓了一跳。

吉姆(继续): 我早就厌倦这胡扯蛋的压力了! 我是说, 我再也不要什么性了, 我早就受不了它了! 我恨性交! 我不想性交, 我压根儿不想, 我不要做那些根本毫无意义的事! 所以, 去他妈的愚蠢的协定, 去他妈的性, 去他妈的你们! 现在, 我就找我那个吹笛儿的去, 起码她能跟我聊聊性以外的事! 都见鬼去吧!

凯文气得说不出话来。沉默。

芬奇: 起码, 我学会了在学校拉屎。

杰西卡走过来。她穿得挺光鲜, 但不过分。

杰西卡: 嘿, 芬奇。跳个舞吧?

芬奇看看众人。大家耸耸肩。镜头随着杰西卡和芬奇摇开。

芬奇: 你怎么没带伴儿就来了?

杰西卡: 我喜欢把选择权放开。请允许澄清一点, 你在我这儿没机会, 芬奇。

芬奇: 是啊, 当然, 别说傻话了。

镜头对准薇基和城中高中女生。

薇基: 所以, 我以为你和谢尔曼非常亲密。上次那个晚会你们始终在一起?

城中高中女生: 是啊, 我们整夜都在一起。我们进行了深入的谈话, 就是能让你觉得真正了解了一个人的那种。

薇基(像是在用臂肘顶她): 噢, “深入谈话”, 你们是这么个叫法。

城中高中女生: 还有别的叫法吗?

外景 城东高中 夜

凯文坐在台阶上, 神情沮丧。

内景 城东高中 体育馆 夜

城中高中女生取下支在乐队台前的麦克风——

城中高中女生: 抱歉, 各位, 打断你们一下。

她的声音在体育馆里回荡。引来几声挑逗性的呼啸。

城中高中女生(继续): 我只是想让你们大家清楚这样一件事: 查克·谢尔曼是个骗子。我从没跟他性交。他也从没与任何人性交——我知道, 是因为他自己跟我说的。有一次, 他强行与一颗葡萄柚发生了性关系, 仅此而已。哦, 对了, 他还跟我说过, 他有时会因为紧张而尿裤子。谢谢大家的关注。

体育馆里的女生纷纷叫好, 鼓掌。

镜头对准谢尔曼。

他尿了裤子。

镜头对准吉姆。

震惊。他回头看看奥兹, 他也是同样的表情。

外景 城东高中 夜

凯文还坐在那里。吉姆、奥兹和芬奇出来, 一起往凯文这边走来。

奥兹: ……猜猜出了什么事?

凯文: 不感兴趣。

吉姆: 凯文, 算了, 去斯蒂夫勒家的车马上就到了。

凯文: 我不打算去了。

众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句, 陷入了沉默。凯文的消沉, 让人心灰意冷。

凯文(继续): 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订立协定不是单单为了性交成功。那是咱们毕业前要干成的最后一件事。可现在呢, 我费劲巴力地浪费了好几个星期, 为了什么? 我真闹明白了。我想方设法要做的就是毁了咱们的友谊。

停顿。奥兹耸耸肩。

奥兹: 我仍然认为你是好意。

吉姆: 我也这么认为, 凯文。

芬奇: 我也是。总的来说。

凯文: 不。真他娘的见鬼, 你们是对的, 是我不清楚要干什么。我是说, 我的所作所为是要我们大家都在今晚干成。可我知道, 当薇基问我是不是爱她时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所以现在成了这样, 也许我真该把这事一笔勾销。

吉姆: 来吧, 爷们儿。今晚就是个晚上而已。舞会后的湖上晚会, 咱们还是得去。在过去4年里, 咱们一直在期待它。咱们不都是斯蒂夫勒的朋友吗? 你得去。

凯文静静地想了想。

奥兹: 而且, 谢尔曼并没有干过。

凯文: 他没有?

芬奇: 他只是尿湿了自己的裤子。

凯文还没反应过来时, 其余的人已开始大笑起来。突然, 他们被车灯照亮了。一辆租来的公交车驶到校门前。

吉姆: 车来了。我去拿我的包, 哦, 还有我的伴儿。

奥兹: 来吧, 凯文。薇基在找你呢。

吉姆伸出了一只手。凯文看着那只手。抓住了它。吉姆把他拉了起来。

外景 斯蒂夫勒家的湖边别墅 夜
密执安湖畔的一座美丽木屋。中学生们从公交车上鱼贯而下。

吉姆和米雪尔正向木屋走去。

吉姆: 斯蒂夫勒的妈妈在离婚时分得了这处房产。

米雪尔: 这让我想起有一次……(又改变了主意) 嘿,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你怎么可能没有任何故事呢?我讲了好多好多故事,而你一个也没讲。

吉姆:哦,我有故事,相信我。比起乐队夏令营的那些,呃,就是有点儿黄。

米雪尔:是不是尽是脏话的那种,男人之间说的?讲一个听听。

吉姆:好吧。你想听吗?这就有一个关于斯蒂夫勒喝啤酒的,好吗?是……

内景 斯蒂夫勒家的木屋 卧室

凯文带薇基进入这间卧室。一扇大观景窗,俯瞰波光粼粼的密执安湖。

凯文:看——这是最好的房间。

薇基:哇塞,凯……不能再好了。

薇基打开了一个壁橱——发现斯蒂夫勒的弟弟藏在里面,一脸坏笑。

斯蒂夫勒的弟弟:你们俩要在这儿性交,对不对?

凯文:不!从这儿滚出去!

斯蒂夫勒的弟弟(边往外跑边说):性交者,性交者,性交者,性交者!

斯蒂夫勒的弟弟消失不见了。他们大笑……薇基把门关上。

外景 湖畔 夜

奥兹和希瑟在湖畔漫步。手拉着手。远处的背景中,其他人在各自找乐。

奥兹:有些话一直想对你说,希瑟。

希瑟:什么?

奥兹:听起来会很不舒服,但我还是想让你知道。

她点头。他们停下了脚步。奥兹不时地用脚磕打着地面。

奥兹(继续):知道吗,呃,我还是个处男。我们几个,凯文、吉姆,还有芬奇,我们一起达成了一个协定。就是说……

在高中结束之前……我们得失去童身。

希瑟听着。

奥兹(继续):你看,今晚就是我们几个都要做到这一点的期限。

希瑟:这不是提出要求的最好方式。

奥兹: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那什么。你知道是什么让我中途退出比赛吗?教练讲了一席话,基本意思是说,决不能在胜利在望时掉链子。

希瑟:这个也不够好,克里斯。

奥兹:不是的,希瑟,我悟到的道理是……关于你,那跟我进攻得分不一样,千方百计找到赢球的办法。说起来也许老套,但是——(他拉起她的手)我觉得我已经胜出了。

希瑟心旌摇荡,解除了戒备。

奥兹(继续):还有,这么说吧,我真的在乎你。不是一般的在乎。而且,我要让你知道。

希瑟:奥兹,行啦,我知道了。

奥兹:你叫我奥兹。

希瑟:是啊,你的朋友不都叫你奥兹嘛。我是说……我感觉我已经是你的朋友了……还有就是……你的女朋友。

看得出来,奥兹深受感动——

奥兹:迪特尔。我的中间名是迪特尔(意为节食者——译者)。

希瑟点头,若有所思地说——

希瑟:唔。这个中间名可真够怪的!

奥兹(笑):我知道,足够怪!

他们一起笑,笑着笑着就吻到了一起。越吻越热烈,直到沉迷其中。

内景 斯蒂夫勒家的木屋 夜

晚会在木屋里渐入高潮,但地下室

里却是空的。斯蒂夫勒的妈妈坐在角落
里抽烟。她还像在照片上那么有魅力,但
是,离婚的打击反映在嘴角苦涩的微笑
中,不再是照片上那种性感的微笑。

芬奇推门进来——

芬奇:啊,斯蒂夫勒的妈妈!谢谢你
允许我们在这里举办晚会。

斯蒂夫勒的妈妈(干巴巴地):好像
没有其他的选择。你怎么样,挺乐和的?

芬奇:我已酩酊大醉,夫人!

斯蒂夫勒的妈妈(面无表情):真为
你高兴。忘掉烦心事儿,对吧?你的舞伴
儿呢?

芬奇:哦,没有,我
没有舞伴儿。厕所里出了点
事儿。

斯蒂夫勒的妈妈:你
说什么?

芬奇略顿片刻。他有
主意了——

芬奇:别管它。你这
儿还有喝的吗?

斯蒂夫勒的妈妈:啤酒桶在楼上。

芬奇:不,不,那是小孩儿喝的。我是
指烈性的——有劲儿的。

斯蒂夫勒的妈妈一边喷云吐雾一边
打量着他——

斯蒂夫勒的妈妈:好吧,我这儿还有
些威士忌。

芬奇:苏格兰的?

斯蒂夫勒的妈妈:18年沉酿。(又瞟
了他一眼)去拿杯子吧。就在吧台后面。

内景 斯蒂夫勒家的木屋 晚会现
场 夜

晚会现场像模像样。斯蒂夫勒在和
几个人一起喝啤酒。和别人不同的是,他
每抿一口都要往杯子里看上一眼。

镜头对准吉姆和米雪尔。

他们边喝边聊,像是很乐和。

米雪尔:这故事够下流的!

吉姆:我不是跟你说了嘛。

米雪尔:我给你讲一个?关于性的。

啪嗒!吉姆脑袋里晕了一下——

吉姆:行啊,讲吧!

米雪尔:就是吧,有一次?在乐队夏
令营?我们玩一种游戏,不知道你们玩过



没有?叫做转瓶瓶?我呢,不得不吻一个
叫马克·万德的嘴巴?就是说……

吉姆的脸色阴沉下来。

内景 斯蒂夫勒家的木屋 卧室

夜

灯光很暗。薇基和凯文躺在床上。

凯文:你不紧张吧?

薇基:不,你呢?

凯文:也不。

一阵沉默。

薇基:你肯定不紧张吗?

凯文:是的。你肯定吗?

薇基:是的。

凯文：我也是。

薇基：那好。（稍顿）带着安全套吗？

凯文：带着呢，就在这儿。

他拿出一个安全套。他们俩默默无语地盯视着它。

凯文（继续）：那么，你想怎样——我是说，你想怎么做呢？

薇基：我不知道。你想怎么做呢？

凯文：那就一般的。那种……传教士姿势。

薇基：好吧。

有那么一会儿，他们欲动又止地犹豫着——

薇基（继续）：凯文……

凯文：怎么了，薇基？

薇基：我要听你说那句话。

凯文：好吧。

他费力地咽下一口唾沫。然后——

凯文（继续）：维多利亚……我爱你。

薇基：我爱你。

两人同时深吸一口气。

外景 湖畔 夜

奥兹和希瑟在沙丘间的一个僻静处躺下，周围高高的滨草在微风下摇摆。头上星光点点，月色皎洁。

他们无语地交谈着。要说的话都在眼睛里。渴望着肌肤相亲。

奥兹：我相信，此刻说什么都是蹩脚的。

希瑟：那就别说。

他们亲吻。是时候了。

内景 斯蒂夫勒家的木屋 卧室
夜

短暂的不确定之后，凯文稍稍欠身，

试图就位。薇基的手在被单下往下滑动。

薇基：在这儿。

我们知道她在做什么。他们始终保持四目相对……

外景 湖畔 夜

希瑟和奥兹在重塑激情的概念。在发掘爱。这是在浪漫小说里看到的、很当真的那种。

内景 斯蒂夫勒家的木屋 晚会现场 夜

吉姆极力表现出对米雪尔的胡言乱语深感兴趣的样子——

吉姆：这么说，故事的结尾是……你吻了那家伙20秒？

米雪尔：是啊！他就是个怪物！大家都笑我，但我可不管？因为那很逗乐！

吉姆（平淡地）：喔，我明白了。

米雪尔：哦！然后，有一次？在乐队夏令营？我用笛子自慰来着。

吉姆的啤酒喝呛了。米雪尔可没把这自揭老底太当回事，她逗趣地看着吉姆回不过神来的样子。

吉姆：……你说你干什么来着？！

米雪尔：怎么啦，你认为我就不知道怎么放松自己吗？这还只是乐队夏令营里的小事一桩！性的事儿还有不少呢！

吉姆瞠目结舌。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着她，直到她把头低下来。不管你怎么想，她还是属于娇小可爱型的。

米雪尔（继续）：咱们还不抓紧性交？我都有点儿等不及了。

吉姆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然后——

内景 斯蒂夫勒家的木屋 斯蒂夫勒弟弟的卧室 夜

米雪尔和吉姆破门而入。门背后有个小型篮圈。满地都是拆装的玩具，像一个小小孩儿的房间。一架塑料的玩具飞机在绕着天花板转圈飞。

吉姆：这儿就行。

米雪尔：看，我这儿有两个套，都戴上，它们可以降低你的敏感度。我可不想让你那么早射。

吉姆：怎么，呃，你怎么会想到我——

米雪尔：别瞒我了。我在网上都看到了。你以为我为什么要接受你的邀请？你是个人物！

吉姆深受触动。

内景 斯蒂夫勒家的木屋 地下室
夜

威士忌酒瓶已经快空了。斯蒂夫勒的妈妈和芬奇都在抽烟。

芬奇：所以……如果我我说你你非常惹眼，你不会反对吧？

斯蒂夫勒的妈妈：芬奇先生——你想引诱我吗？

芬奇：是的，夫人，我想。

他们之间交换的眼神说明了一切。

内景 斯蒂夫勒家的木屋 卧室
夜

凯文和薇基。默默地做事。好奇地观察着对方的脸。这让你想起你在一家人好的餐厅就餐，侍者端来了你点的菜，你呢，看着盘中的菜肴，心里嘀咕这是不是你点的那道，可你又不好说什么，只是把它吃下去了事。

外景 湖畔 夜

奥兹和希瑟。身心交缠。忘我做爱。

内景 斯蒂夫勒家的木屋 斯蒂夫勒弟弟的卧室 夜

我们听到的动静像两个争地盘的鬼在打架，出现了一系列画面：

——一个猪型储蓄罐被胡噜到地上，摔了个粉粉碎。

——一架战斗直升机在房间里盘旋。

——一个枕头爆裂开来，羽毛洒落一地。

——一条床腿断裂。

内景 斯蒂夫勒家的木屋 地下室
屋门外 夜

地下室的门是关着的。我们听到里边……

斯蒂夫勒的妈妈（画外）：真没想到你这么棒！

芬奇（画外）：你也大出我的预料！

内景 斯蒂夫勒家的木屋 斯蒂夫勒弟弟的卧室 夜

吉姆和米雪尔的“架”还没打完。这次还是只能听到却看不到……房间里比刚才更乱了。镜头摇拍过来，满地都是他们刚制造的垃圾。

吉姆（画外）：我想让你做什么你就做吗？

米雪尔（画外）：难道不是这样吗？

吉姆（画外）：哦耶！把它放在你嘴里！

米雪尔（画外）：好的！

我们看到她了……在吉姆身上。她嗽了嗽嗓子。然后，我们看到她把一台儿童用塑料录音机放在嘴边——她在吹奏《密执安战斗进行曲》。这时，吉姆也唱和

进来——

吉姆：“欢呼，欢呼，向密执安，领头的人，最好的人！”

外景 湖畔 夜

奥兹可能已达到高潮。希瑟可能已达到高潮。其实，无论怎么看，整个过程就是一个高潮。

内景 斯蒂夫勒家的木屋 斯蒂夫勒弟弟的卧室 夜

吉姆和米雪尔早已转战到了地板上。他们的衣服和被单缠裹在身上。筋疲力尽。呼吸带喘。

然后，我们看到壁橱的门开了。先是一个小小的缝儿，然后洞开。站在那里的是斯蒂夫勒的小弟弟。嘴巴大张着。

斯蒂夫勒的弟弟：真是太过瘾了！

吉姆和米雪尔晕在当地。

内景 斯蒂夫勒家的木屋 地下室 夜

芬奇和斯蒂夫勒的妈妈就在镜头的边沿以外。我们虽然看不到，但从芬奇的大声呻吟中，可以想见他是什么状态。

我们看到门把手在转动。椅子翻倒在地。门开了，斯蒂夫勒进来。他停住脚步，惊骇万分——

斯蒂夫勒：呃……啊……不……

看上去，他又要呕吐。还好，没等吐，脚下一软，他瘫倒在地。

外景 斯蒂夫勒家的木屋 日出 远景

太阳从密执安湖面上喷薄而出。崭新的一天。偶尔能看到一两个学生娃进画出画。

外景 湖畔 白天

奥兹将希瑟拥在怀中，享受着宁静。

水鸟相互呢喃。不大的浪头拍击着湖岸。再无丝毫虚饰的奥兹，脸上微有笑意，笑给自己，甚或笑给这个世界。

内景 斯蒂夫勒家的木屋 斯蒂夫勒弟弟的卧室 白天

吉姆在床上醒来，床上只有他一个人。他的目光四下搜寻——

吉姆：她走了。

他琢磨了一下。

吉姆（继续）：哦天哪。她利用了我。

他琢磨了第二下。笑了——

吉姆（继续）：哇哦！我被利用了！太棒了！

他跳下床，手舞足蹈，哼唱有声——

吉姆（改说为唱）：“欢呼吧！为胜利者，为了勇士；欢呼！为了征战的英雄，欢呼……”

内景 斯蒂夫勒家的木屋 卧室 白天

凯文和薇基并肩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尽管都在掩饰，但还是看得出，他们眉眼之间透露出的不安和不快。

凯文：这是了不起的一夜。

薇基：是啊。

停顿。

凯文：简直不相信刚开过毕业舞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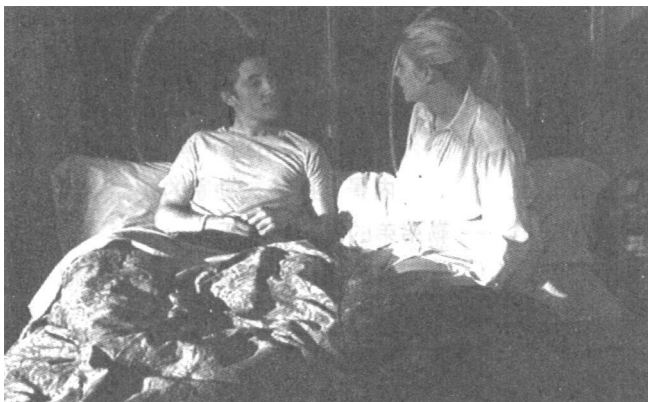
薇基：是啊，时间过得真快。

凯文：真是。

又是停顿。

薇基：凯文，明年……你在安阿伯，而我在纳什维尔……那就不一样了，就是这么回事。

凯文：别这么说，咱们还可以想办



法。也许不那么完美,但——

薇基(打断他):不,凯文——(她坐了起来)事情已经完整了,我已经想明白了。凡事没有尽善尽美,不是所有事都能盘算好的。

凯文思索着她的话——

凯文:隔山隔水……咱们都会有自己的生活……会认识新的人……

两人都陷入了沉思。

凯文(继续):薇基……昨晚我没有说谎。

薇基:我知道(停顿)咱们走吧。你不是还有话对你的朋友们讲吗?

凯文:什么话?

薇基:你们那小小的协定。杰西卡都跟我说了。(轻捶了他一拳)走着,凯文!

凯文不好意思地笑了。(叠化)

外景 热狗店 白天

窗户上贴着一标语:“祝贺毕业!”

内景 热狗店 白天

四位刚失童身的伙伴正在大嚼热狗。凯文大笑——

凯文(指着吉姆):我看我们得叫你双股绳了。

奥兹:没错。是不是辣调料也得给你双份呀?

吉姆:不,不,这就够了。(转向凯文)你们也做得不赖吧?

凯文(苦笑中带着留恋):是的。

芬奇:我要告诉你们大伙,我学到了一件事:女人像酒,越陈越好。

(稍顿)当然了,我打这个比方是不设前提的。

凯文:这么说,奥兹,你也算是做成了,啊?

奥兹(面带微笑):我只能说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吉姆:保持成绩,伙计,你大有可为。

奥兹:我知道。

凯文:喔。你们两个不是真要弄出点事儿来吧?

奥兹:我想,我们已经相爱。

惟有奥兹微笑,其余皆怪声连连。

凯文:你们知道什么是最酷的事吗?就是现在这事。

他们闷头吃东西,一时无话。

奥兹:真是这样。我是说,在这之后,一切都一样了。

吉姆:性交之后?

奥兹:毕业之后。

凯文:是啊,但我们还要见面的。

奥兹:那还用说。

短暂的停顿之后,凯文举起了可乐杯子——

凯文:为了下一步。

全体: 为了下一步。

他们一饮而尽。

内景 凯文的卧室 白天

凯文在打电话。

凯文(对着话筒): 嘿。我还有个问题要问你。

凯文的哥哥(电话里的声音): 是什么?

内景 城东高中 图书馆内 白天

凯文到了图书馆尽里头, 跪下, 把“圣经”放回原处。

凯文: 唔……我吧……对爱情……有点儿迷惑。

我们听到凯文的哥哥发出理解的咯咯笑声。

凯文的哥哥(电话里的声音): 那是另一本书了, 凯文。那是下一本书的事。

他把那本“圣经”放回去时, 对它已没有当初的那种敬畏。当他再次站起来时, 似乎又有了某种新的自信。他走出图书馆, 镜头跟拍他……走进校园, 汇入其他学生中间, 直到消失不见……

(渐隐)

演职员表出

内景 吉姆的卧室 白天

吉姆的爸爸坐在吉姆的对面。

吉姆的爸爸(眼中似有泪光): 儿子。这是我听到过的最好的故事了。

吉姆面露得意。

吉姆的爸爸(继续): 你知道吗, 我高中毕业时, 我的父母让我去旅游……

内景 某饭店大堂

大号字打出: “捷克共和国, 布拉格。”

一位侍者用托盘托着一瓶香槟和一朵玫瑰花, 沿着铺红地毯的华丽楼梯下来。他停在一扇门前, 敲门。一位行李搬运员注意到了侍者。他用低沉纯正的捷克语对他说——

行李搬运员(捷克语): 又一瓶?

侍者(捷克语): 他知道怎么做。

门开了——吉姆出现, 裹着一件浴袍, 微微出汗, 但一点儿疲态没有——

吉姆: 谢谢。

一双手臂从后面环抱住他。娜蒂亚从吉姆肩膀上探出头来。

娜蒂亚: 回床上去, 詹姆斯。

吉姆微笑着接过托盘, 娜蒂亚把他拽回屋里, 关上了房门。

侍者(捷克语): 真是运气的人。

行李搬运员(捷克语): 真有点怪——我肯定以前在哪儿见过这两个人。那男的好像还跳舞来着。

他俩朝不同方向走开。 (渐隐)

(完)